



快雪堂集卷之一

秀水馮夢麟之著

序

張洪陽先生太學講章序

余初入館今次輔洪陽先生尚以待從職講幃
時上冲聖御講甚勤先生每進講神氣閒定音
吐洪暢最當上意其年江陵相奪情事起先生
與其同館七君子具疏言不可狀疏雖中寢而
先生遂不容于朝徙南國子司業故事講幃無

出爲南司業者蓋自先生始矣先生意氣自若
在南太學數年日進六館英髦而課教之恩義
篤切如家人父子藹然一堂而諸生莫不顧化
畏於金科玉條卽一時無有越禮敗羣以扞規
繩者余待罪司業祭酒後先生不下十四五年
而遺化猶在諸生間猶有及事先生而能縷縷
道說其行事者高山仰止余有慕焉而是編則
先生居南時所爲程諸士之講章也故事講章
俱出堂師少司成略加點竄而已乃先生則手

自撰定今所存者凡二十八條大學三中庸二
論語七孟子六易二書三詩禮各二春秋一其
於經書奧旨聖賢血脉披析剖露詳盡無餘如
禹之治水韓淮陰之用兵因其天機而適其固
然縱橫顛倒無不如意至其提醒人處則如金
鉀之刮翳明燈之破暗食之療饑而水之解渴
使人人虎往實歸踴躍驩喜而不能自已也余
又以此想見先生在講幃時所撰講章其於闡
揚經術啓沃君心必有圓機妙論巧入深中乎

悅堂集 卷之一
至尊而易其趨向攻其膏盲者此其副必在京師或藏于先生之家惜不得遂見之也藉先生不南徙更處講幃數年以至大拜其於輔養君德必有可觀當不令如今日之否隔則先生之南徙僅南士之幸而天下之不幸也今先生業大用以經術經世政其一時通否隔定匡勦在先生指顧間耳因序先生太學講章而漫及之以申屬望之意

序曾直卿先生易測

竊嘗謂心變世世不能變心聖人全其心故萬象悉屬指撝衆人迷其心故一隅不勝蒙滯所謂心者真心也真心卽太極也奇而偶之遂成八卦重之爲六十四而其爻其變至於不可勝窮此不可勝窮者譬如百川之月惟一月現所謂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不分其說如此聖人知之不得已而筆之于書以教萬世而謂之易蓋始自一聖人而後又有聖人焉恐一聖人之意含而未盡復爲之辭爲之大象小象爲之繫辭

而後一聖人之意始盡而終有不能盡者於是漢而下傳注訓詁紛紛有作然多以已說易而不以易說易執象泥辭而聖人之意反晦譬如終日執鏡照面而不知妍蚩在我故或者以爲窮百家之說以說易不如求諸三聖人之說也求諸三聖人之說又不如求諸伏羲之畫也求諸伏羲之畫又不如求諸畫前之易也畫前之易則真心是已然初學蒙求可遂進于此乎則百家之說亦多有會可盡廢乎吾友曾直卿長

於理學尤邃於易朝夕研討幾三十年而後以其所得筆之於書僅萬餘言名之曰易測而問序于余蓋涉百家之流以探四聖人之源語約義精直抒心得亦云備矣其自序曰思久疑融旨趣忽徹孔子之所以傳在此文王周公之所以繫在此伏羲之八卦亦若指掌焉豈欺我哉余自同籍與進于直卿有年南官多暇所蒙指授多及于易趨風傳響疑滯豁然則于是書有伏讀耳豈能有所切磋爲直卿玄晏哉直卿既

以命余而車郡侯子仁始蒞事相見又申直卿之命余又安敢終辭廼叙次其說以復于直卿

序兩漢紀

述漢事者班范二書外苟悅袁宏兩漢紀而已矣其書詳於序灾異至君臣事迹或有與本史互異及相備者余有取焉然其意在就簡不惜割愛間有非所刪而刪者雖無續貂未免截霍間取本書對閱則疵恪昭然難爲掩覆然以其述漢事也喜其與班范二書並傳又恐其傳之不廣也乃索吳中舊本叅校再三鏤板南太學自春涉秋始及畢事而余且投林矣魯魚帝虎十刊其六諸所闕疑以俟後之君子

新鐫史記序

太史公學涉六家途經萬里獵百代未收之聞見剗于齡未備之體裁點銅鐵爲黃金抽神奇於臭腐真字挾風雷筆驅造物者矣雖班氏而下代有褒彈而六籍以來最爲鉅麗自晉徐中散廣始考異同作爲音義引而伸之代不乏人

至裴駟集解小司馬索隱張守節正義尤爲較著蓋通塞互存瑕瑜相蔽俱史家之娣姪信龍門之忠臣彼有所長世安得廢我朝弘治君子首倡英風近代通人嗣鳴大雅詩與三唐方駕文將二漢齊鑣以故遷書與杜詩無不家傳而戶誦然競爲割裂妄著題評坐井闕天詎盡高明之體畫虎類狗孰窮彪炳之姿等小兒之無知豈達人之細故咄彼銅臭貽茲木災覆瓿猶寬投燄非虐故今校刻一遵舊文掃庶孽而定本支放淫哇以清雅樂譬麟經之內夏庶軻氏之知言凡我同襟寧無擊節

序重刻三國志

史自馬班下稱陳壽三國志其序魏事最爲詳典吳次之蜀爲略而壽蜀人也奈何屑越其國事或云壽有所嫌於相亮父子而然愚以爲諸葛公不置史官文獻缺略搜括良難非壽過也史稱壽善叙事有良史才致令夏侯壞書張華深善譙周期其才名范頽嘉其質直有以也哉

但其書具紀傳無表志體未備而文多略宋元
嘉中裴松之博采異同以爲之注弼違補闕爛
然可觀說者謂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
選與松之之注三國俱旁引曲證期於盡言盡
意而止足爲千古注書之法然則壽書馬班之
羽翼裴注國志之鼓吹自當與本書竝行宇宙
間亦猶二儀五緯齊曜璣衡大海百川等潤坤
輿者矣南雍書庫具二十一史而國志板最爲
刳缺嘉靖十年以後續補幾十之七魯魚帝虎
又不勝其譌也余旣視事首謀新之隨行有宋
本魏志原缺吳蜀乃叅監本手自校讐隨付劄
劄始春迄夏五月畢工費凡三百緡借本資校
者余同年進士四川叅議張君後甲而學錄石
可大典簿劉堅榮署典簿事學正陳一道典籍
馬遷則與有監督經營之勞者得附書云

南雍新雕宋書引

按梁書約傳約所著宋書外有晉書百一十卷
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俱不傳獨宋書百

卷存耳夫宋祖起布衣糾合義徒殲滅桓玄再立朝廷威加關洛終移鼎祚漢以來足稱雄主然牽于內志棄關中資赫連氏終宋之世不能洗長河以北之腥羶自促大業可嘆也約之先田子林子以下世爲宋臣武功文藻家聲爛然故其撰次宋事最爲詳贍然約之前何蘇山徐諸君子俱有述作惟缺永光至禪讓十餘年事非約之才不能刪其蕪僞補其脫略著爲一代實錄姚察稱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誠然夫約

以齊臣扳附興運妄希台司至于憂瘠最後亦章之事尤爲可笑其人品不足多也至其史才則當與陳壽范曄鴈行而嚴父遷固其書自能炳烺天地間豈可少哉宋書海內惟有南監舊板而剗脫模糊者十之七不便印摹余與陸敬承在事奮欲新之而不逮賴少司成中原季君始獲舉其功自夏迄秋不半歲而畢以余與敬承有校讐始事之勤仍得附名卷首又索余一言引之使不才姓名得托此書耀于來祀亦幸

矣哉書於南翰林院公署之愚竹居

序重雕魏書

元魏書顛末宋臣范祖禹等序之詳矣時魏收原書已闕三十餘卷乃雜採李延壽北史修文御覽高氏小史等書補綴成之非完璧也南監所藏唐以前諸史獨此書刊敝甚議更新之工始丙申七月歲盡而畢然苦無善本校讐無論魯魚帝虎不能盡刊至斷篇脫字所在而有剗剔又不能精良姑以存一代之史云爾夫收在

當時已蒙穢史之譏其所袞鉞要不足傳信然其文筆特妙與邢子才溫子昇齊名中所叙錄豐縟璀璨情景如生有足多者惜乎其亡篇之難覲也隋唐而下安得如此人使居著作之庭也哉不覺三歎

莊子郭注序

注莊子者郭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燭火

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嫵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纍纍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郭注而旁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盡去諸家而單宗郭氏回頭一顧六宮無色今先列正文低一字卽錄郭注俱爲大字無所隆殺進之也昔人曰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郭氏竊之更注秋水至樂二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郭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變掩戶日讀莊文郭注沉面濡首廢應酬者幾盡兩月嗣遂如癡如狂不復與家人忤亦遂不與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就冰釋然則莊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驅耶門人鄒生孟陽亦深於讀莊者故命之表章郭氏而陸德明音義附焉刻成請序并發其源委若此

重刻空同先生集序

空同先生集有晉陵鄒氏板燬于火業數十年
東筦鄧玄度令長洲政事之暇留神翰墨有契
斯文斥俸梓之委校讐于潘子景升會馮子至
吳玄度因景升請願借先生一言竟殺青可乎
余唯唯夫詩道至今日卑甚矣闔巷小人豔一
青衿不得卽搖筆學爲詩遊大人以媒食士大
夫或不得意于名場而後染指焉以其灰冷無
用之精神問津萬里之途安能遠到詩道安得
不卑其間非無有志縉紳與獨行布衣銳志以

詩爲事者而患無命世作者如空同先生其人
以鼓倡之業衰於寡助精靡于衆咻此又不可
幾之數也蓋余于今日而思先生深已或曰然
則先生之於詩其至矣乎馮子曰未也先生嘗
言之矣其述王叔武之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
之音今途喞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羣和者
其真也真詩在民間而文人學士往往爲韻言
謂之詩其情寡其詞多詩於何有則先生且不
免焉然就先生之詩而評之則五七言律與七

言歌行最稱擅場蓋先生所深嗜而冥契者杜陵故得其神理而面目隨之實非有意模擬如宋人生吞活剝之說也至其序記碑銘諸作則謹嚴莊雅質有其文鎔精兩漢而雜出之藻不傷琢真不涉俚蓋庶幾稱盛世之文哉然先生所以爲詩若文者又有本焉先生熙洽盛時稟精旣厚而其立朝骨鯁抗疏折時貴幾陷九死不顧官僅至藩臬卒以忤時退其英風勁節皎皎在人耳目以秋實發春華文而行遠宜已

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得先生之集而讀之如見先生咏歌玩味期于深造自得以窺初盛唐六朝漢魏三百篇之詩西京先秦六籍之文何難登峰哉則玄度斯舉其大有功于雅道矣玄度令長洲三年以文學飭吏治爲詩清新翩翩有拔俗之韻詩道中興吾有望焉因叙斯集而及之

叙七子尺牘

原夫尺牘之爲道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本無

師匠瑩自心神語不費飾片辭可寶意不涉泛
千言足述要以伸彼我之懷窮離合之趣如斯
而已書契已來作者寔煩長篇短章蘊在羣典
本朝西蜀楊用修氏初緝清裁近婁江王元美
先生復增篇帙編摩迄于近代搜羅并及時鈔
以故歷下廣陵多有錄焉參苓與牛溲竝用絲
麻將管蒯兼收可謂尺牘之麟閣文家之鄧林
已先生爲本朝文匠著述甚富前有四部後有
續篇尺牘之作十居其一如彼積玉無非夜光

先生壯時盛推歷下宗吳徐梁共執牛耳茂秦
布衣之傑亦稱附庸是爲中興七子縱橫幾何
死亡略盡僅存明卿歸矣靈光晚交新都儼然
敵國奉常彬彬無媿二難則七子益二宜稱九
子梁謝被斥尤恐未甘至于不錄他文單傳尺
牘則亦廣先生之遺意云爾雖然作者故難選
者尤難先生之廣清裁或芟長篇爲短策或漏
德語于逸乘割裂爲多遺挂不少近宛陵梅禹
金緝書記洞詮視先生原書不啻三倍且不錄

唐以下則編纂之役先生尤難之况不逮先生者耶余嘗欲裒集本朝詩若文嚴遴之彙爲一編因羅旣煩衡鑒未確坐虛日月尚在躊躇今張子維光項子伯達斯集之成何其速也二子其賢乎哉西爽殺青旣竟問序于余敬撰斯言以告覽者

汪伯玉先生尺牘引

夫尺牘之爲藻甚薄而其用最廣達萬里之歡愉傳千秋之涕淚奢或連篇約惟數字肖丹青

而非色恊金石而無韻蓋詞林之選鋒騷壇之外臣也故雖大雅靡得而廢如孟公百函並發穆之十吏競傳其最著者矣近世琅琊元美新安伯玉二先生者並稱名家雙建旗鼓其書牘琅琊旣統于四部而新安乃別爲一集則以家握隨珠人私和壁構求匪易蒼萃良難不妨令岱嶽之旁更峙梁父江漢之外復派沱潛者與不佞于兩先生幸兼遂登龍俱侍揮塵慶遺文之可讀痛哲人之難追而於斯編又獲以俚言

引之首簡雖難避加糞佛頭之譏而終托載蠅
驥尾之義豈非幸之幸者哉

李方麓侍御抒衷疏草序

夫言路之關於治亂甚巨也自古天下將治言
路先開天下將亂言路先塞人主見其然故兼
聽並觀以勞天下收天下之聰明爲一人之聰
明使開者常開塞者不終塞而天下以大治然
言路之開塞寧獨在人主卽人臣亦共之虞書
曰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言誠無稽矣

勿詢矣堯舜雖聖將拒之不暇可藉口言路之
塞爲中主咎哉我皇上自江陵相捐館始留意
政事召還諸直言得罪者驟顯異之而言者自
慶遭遇聖主意氣益發舒不可禁或不免過激
而僞者因托焉陽爲名高而陰爲厚利而賢者
不察引爲氣類聲勢相倚大臣畏之久之情狀
畢露而上益厭棄之章疏一切寢閣而賢者亦
不免于廢錮矣賴上聰明神聖雖深居靜攝而
精注天下大臣言官隨事進規或陳利害有會

時艱者上未嘗不欣然樂受十五見之施行其
廢閣者大都浮冗不切事情者耳余十年來雖
半屬閒退而諸公章奏竊從邸報寓目焉其間
議論愷切利害明析者十不能一二顧獨善今
貴陽李方麓先生云先生以理官報御史登朝
逾一紀于今初入臺卽抗疏請復朝講彈劾貴
倨大臣天下想望丰采已而銜命視漕屬河事
大壞條上便宜及釐正漕規甚確復請留粟十
三萬石免運爲根本計上喜從之已按中原適

大饑人相食疏請予蠲予賑皆報可至費大官
金錢數十萬無吝色已按粵左是時璫使橫行
上行逮治非宜疏請寬解逮係并免權征雖不
盡施用而豺虎伏不敢肆他所陳天災吏治國
本時艱官評民隱咸鑿鑿中窾此猶其易者至
策邊事及處置播酋方略後卒驗如指掌何其
明也書生談兵大都虛恢無實際先生不然真
有文武材用慮而能言言而能任卽御史以往
其遂開府一面翺翺九列專槐調鼎何所不宜

哉余既喜先生章疏欲從邸報中錄出爲一集以資繙閱而病其傳寫失真且遺漏不備因循久之會始秋養痾湖上故人惠州竇君某遺書相存緘致先生抒衷疏草一部先生入臺以後諸疏皆在焉余喜甚如護拱璧受而卒業不覺心開目明世真有陸敬輿賈生黽大夫哉疏凡百餘篇一時雖未盡施用而言苟有當終不爲明主所棄賈生論分王子弟在七國未變之前後卒用之其例已然先生諸疏大都抒衷不欺自署抒衷可謂一言居要使言者皆若先生之抒衷不欺主上明聖理論勢禁開悟必先寧至以言爲諱槩從廢閣言路從此必大開而不塞以維萬世常治端有望焉惜乎如先生者少耳先生疏草粵中諸能言者序之甚詳余何容贅但自念生平不識先生而識先生于疏草高山仰止情不能忘因究言路開塞之故托別駕遽使以請正于先生并以續貂諸公云爾

賀伯闇救荒八議序

古之時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貢其直於天子而天下治高帝興言路稱至廣矣顧獨嚴於諸生而臥碑之設廩廩然何耶豈罪其妄發耶然其中豈無通經學古留心世故而其言不可廢者奈何以諸生錮耶抑更有深意耶吾友賀君伯闇諸生也而有救荒八議余讀之或不無激言偏詞而議論斐然稱國華矣豈徒爲諸生重而已哉奈何廢之余學識固陋無當於國是而青山之身亦不敢自炫鬻以爲天下笑伯闇吾所畏不難抗顏建議獻之羣公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吾有取焉伯闇以彼其才將必爲世用之八議者或遂自試之但今日艱難赤子不及享仁人之利耳傷哉閨中之子而憂舅姑家之衣食之不足或曰可也盍俟爲婦乎至爲婦而怠若事又號於衆曰彼不當憂者而代予憂非罪耶是二人者君子宜何取焉余以此斷伯闇八議可傳也

序李道甫永慕錄

永慕錄者今南通叅李道甫爲其先尊人次泉封翁作也孝子之於親一起居一飲食之不能忘生致其養死致其思分所宜然何錄之作其以錫類而廣孝乎道甫之意遠矣錄之凡有三體魄斯降宅兆攸宜華表霍歸金臺馬嘶其福穰穰其冢纍纍寄之丹青常自在斯錄瑩地一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戔戔象服自天其申幸哉有子被此明恩旣榮其躬亦華其神錄誥勅二懿哉大夫服賈而儒慈而能教貧而好施郭碑

無愧韓筆寧腴煌煌琬琰金石不渝錄誌表碑傳三錄成而傳之天下凡慕道甫之爲人者因而慕道甫之所慕孝弟興于鄉里而忠義鼓于朝廷吾故曰所以錫類而廣孝遠矣乎雖然亦道甫爲之可耳道甫負大節挺挺一時世人耳目者獨救魏御史與同謫一事其他隱微耿介世或未盡昭晰而其才譎通密可大用且共拭目望之則所稱揚名顯親將有進于今日者是錄之本也不然已之不淑而徒以虛聲虛榮侈

其親失其所以本矣惡乎慕惡乎永

序王廣文完孝錄

葬者藏也所以安親之體魄也彼暴棄中野與
焚骸之酷不可謂安而或厝之五害之地則亦
終不安故地必擇或謂葬乘吉氣可以福子孫
異書法眼遭遇爲難徒奔走技術因循歲月築
室道傍一旦溘先朝露而親不及葬或拮据之
久隨生厭怠鹵莽一人而誤葬以孝始而以利
終以利始而又以害終可悲也已吾謂爲人子

者當培養心術積累善業以爲求地之本然後
洞究葬經等書博選明師心術正大學問精核
謹畏不誇者與之共事而又不取必以待福
緣之自至其亦庶乎可也王希正廣文始相見
卽爲余談堪輿已乃出自所著完孝錄相示其
言尋龍點穴與擇日之法正而不繁蓋苦心于
是而言之者記曰一日二日而可爲者人子不
爲也夫擇地者豈可曰豫凶事而不早爲之計
耶則是書之有助于人子多矣然余已讀希正

之書而尚未試希正之眼涼秋可待且期希正
縱觀此中諸山以決向來疑蔽希正其有以廣
余哉萬曆壬寅夏五月之二十有八日真實居
士書于涼風堂中

序岳伯原泉先生觀我圖

吾宗原泉先生興於桐蓋三十年所先生幼孤
太夫人實提攜教誨之以至成立先生歷官中
外自典州至牧伯太夫人尚無恙綸翟板輿賁
道途而光里閉此豈獨以三釜及親爲快者哉

乃先生凜凜太夫人之教立身揚名不啻光顯而
尺寸凜凜惟辱親隳訓是戒自衰艾泝嬰童如
一日焉夫先生以艱難迢華膺故履華膺益念
艱難緬惟平生甘苦歷歷如畫感而思思而愈
感愈感而愈思至形于筆札著於丹青凡四十
事而搢紳先生所撰述及詞人墨客之篇章以
類附焉題曰觀我而弁之以太夫人畫荻之教
嗟乎始基之矣無基曷墉然則先生無窮福履
皆畫荻之所流溢所謂濫觴之源而成江河者

快雪堂集 卷之一
耶觀斯圖者一開帙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斯
圖舊止三十二事先生爲粵西憲長時顧實甫
宮贊所叙後八事先生之門人某等所續也先
生爲人外謙易內精嚴富於經綸而長于應卒
觀變今天下始多事先生且大用功名福澤如
日趣中則斯圖所述殆未半也余且拭目觀焉

序錢季梁先生遺集

錢季梁先生以才顯於武林中壽而沒未竟其
所至殊可悲悼余旣誌其墓而銘之矣其子兆
禎復哀其遺集若干卷因余友吳伯霖以請曰
先子之文不盡於是是亦可以見先子願以先
生之靈序而傳之余唯唯會有事故里遂以先
生集行而伯霖遣使逐余舟索負迺按集摘而
讀之讀未竟輒蹶然起嘆曰是足傳已夫今之
以集行者幾於充棟其中無所有而其言無足
採相飭以暴於是而曰吾能文或出於子姓之
意而不知適以揚其先世之短又不然而虛車
說鈴韓子所云求一言之幾于道不可得者文

云乎哉今觀季梁之文意到命筆辭不飭而致有餘或談政術或發理竅或對神明或諭氓庶或莊語或遊戲寓意不同造格互異而一段真誠惻怛之氣如春行宇宙間草木蟲魚種種色色皆有春意是足傳已其凡曰薄遊集似僧草捨榆集退食行童子問淮上篇釋擔志俱守六及去六時所作季梁手自次定倥傯簿書之間不廢文咏其胸中天風海濤觸筆而見此可以窺其養已惜乎天之奪季梁速而不及老其才

極其所至也今取蘇長公海外之作與生平諸集並而觀之質文深淺之間有識者自能辨之季梁最嗜長公文使得起之九原而叩之當必首肯余言吾武林湖山秀甲宇內而所生文人猶似未稱天鍾美于季梁而復驟奪之讀其遺集者蓋不能不致憾于造物已若兆禎能不泯其先人之美使傳于世其孝足多也哉時萬曆壬寅九月之六日舟距樵李城五里謹序

費學卿集序

悅雪堂集 卷之一
鉛山費生名元祿字學卿名家千里駒而擅著作之譽嘗從父宦登武夷羅浮慨然遠想有司馬子長會稽禹穴之意六經子史玄釋冗雜靡所不學究以故肆筆爲文千古合節而又挾天風海濤之氣世寧有如此經生今始二十餘耳其所著述如岷山始濫扶桑乍輝吾不能極其所至殫精醞奇積久而化成一家言夷于古作者余日望之茲集何爲乎其蒿矢耶其自敘云生平無他嗜好獨詩文結習未忘頃病中發悟

不欲以身後未必得之名易當年可自致之樂此後且焚君苗之研杜淨名之口思深哉費生可謂好勇過我然終不忍以此集投之火而傳之木也其何擇焉余謂爲文以邀身後之名誠舛已卽當年之樂有逾于極才情弄筆研者乎當其得意指揮千古役使萬靈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飄飄然有憑虛御風羽化登仙之適而謂之苦可耶唐之白樂天宋之蘇子瞻陸務觀本朝之王元美先生俱登此境然俱以晚年

得之泝其少壯苦心有在如登高山方其發足
歷途險阻艱難豈遂無之至于振衣千仞下視
齊州而後始知登高之樂費生勉之此集寧足
以限費生吾故曰姑爲之蒿矢可已萬曆庚子
伏日真實居士序于武林新宅之鬱金堂後軒
時積雨新晴閩蘭紅芙蓉盛開

序楊子初孝廉吳越遊

昔賢以文命世者大都藉遊龍門之史杜陵之
詩壯麗沈鬱自左國風騷後鮮有其儷豈非會

稽禹穴楚蜀萬里之勝有以助發其才乎楊子
初孝廉北士也而遊于南自金陵迄錢塘千里
之靈竒收之胸中而吐之筆端爲古爲律秀媚
清新凡百首命之曰吳越遊因王百谷先生乞
序于馮子馮子曰昔之才多成于晚今之才多
見于壯畜濫觴爲江河基高山于崕嶺楊子年
力才名如日始東木始拱老之歲月摩之金蘭
馬史杜詩吾有望焉吳越遊其始基之耳敢以
是進楊子乙巳上春謹序

序田子藝先生縵園心調

縵園心調者吾友田子藝先生所著詩餘南北詞曲也詞曲本詩餘詩餘本唐人之詩唐人之詩本漢魏古選漢魏古選本三百篇雖曰愈趨愈下其爲宣達性情古今雅俗一也以故勝士名流不惜降格爲此子藝高才不遇爲老廣文其胸臆納結未免發之著作此調太倉稊米耳然其胸中一段超然洒落處挾日月而驅風雷與紅塵隔絕者此亦可以窺見一斑也雖然詞曲亦難言矣嘗聞本朝王漢陂先生欲填北詞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遂能與金元人爭奇而高永嘉琵琶爲世所尸祝識者猶恨其不諧宮調蓋詞曲之難如此而子藝優爲之余不知度曲興到以意爲之俗謂之隨心令以故不敢輕率填詞子藝之學無所不通宜筆端遊戲乃爾余不知詞曲能知子藝也子藝索序遂書此以質之

快雪堂集卷之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經濟類編序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琦之所手
緝也公鍾海岱之靈憑詩禮之澤弱冠登甲科
選入木天姿貌魁梧文章爾雅人以公輔期之
時詞館所儲俱南北名流余幸濫筭每相聚則
議論嘻笑筆舌縱橫而公獨埋鋒歿穎撓之不

亂晝常闔扉靜哦人莫測其淺深而材譽日起
無何余以狗馬疾放歸不預散館又三年出補
史局齒於十人者而與公周旋益親余齒視公
十年以長館中稱大小馮而公之才名蘊藉深
沉博大余又何敢望其萬一共事一年所余遭
艱歸尋及吏議家食有年公與儕偶復不惜齒
牙強起之徘徊舊京點金緋于璧水而公亦漸
柄用正位秩宗余之歸臥也公手書慰存者再
余不材宜廢退而望公大拜甚亟非私公也以
公嫺經濟能紓國家之急而公病渴日甚屢疏
乞歸不得遂薨于位子僅數歲年止四十六公
沉敏端亮遇事鎮靜策其成敗多驗有經濟實
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餘事小試於鄉會
文衡表策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時與代言之
文編摩之史俱稱大手筆長春官數年幾至宣
麻而寢不得展其大用士論惜之公沒無幾而
是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瑗蓋主於經濟而雜採
秦漢已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百家雜猥

快雪堂集 卷之二
爲類二十有三目儷之凡三百餘條蓋大宗伯東阿于公嘗參其畫民部所云割截羣書手自演綴者因憶在館時闔扉靜哦是編寔托始矣公真有心人也然此編主於議論文彩採摭或有未盡條件亦有重複以備帳中之藏未協不刊之典整齊釐次存公手澤則公之門生侍御周公仁和令吳公有功焉而受其成于鄭生孔肩剖劂之役則周公而下出貲共成之而我吳明府之勞勩尤劇夫公之大經濟見於用者不

能百一而其用心之槩略見于是編公不可作矣覩是編者若身履石渠金馬之間與公上下其議論則公如在也是編之以可無傳哉可無傳哉然是編何足以盡公已方今同館諸君子死亡略盡而余幸以湖山備魯靈光則序公斯編非余又誰廼受吳明府之簡而引其端如此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勝悽感萬曆甲辰嘉平之吉真實居士序于孤山別業之青巖居

刻歷科詞林館課序

宋以前進士之科不獨重所最重者曰詞科諸
已仕者皆得應其爲名最豔而用之也最隆最
著者如二蘇兄弟俱以詞科入等當世榮之而
其所試之文惟詩與賦蓋取其一日之長無論
養矣我朝館選始於永樂間取張唯等讀書文
華殿擇宿儒教之蓋於中秘之書無所不探而
於諸體之文無所不習亦無所不試不獨詩賦
也養之數年官其高等於翰苑而漸柄用之初
亦不拘品流後唯于進士中改用曰庶吉士讀

書翰林蓋亦詞科之意而無其名而養之義尤
至焉二百年來名卿碩輔繇此途出者十之八
九而其課試之文嘉靖初元以前不少概見卽
有一二傳者俱清薄淺穉不堪大雅心竊疑之
丁丑夏余濫選中則所習者惟兼治一經與文
章正宗唐詩而已心益薄之所試詩若文惟貴
清淺和平而不貴深練宏遠而余泊陸敬承又
俱不善楷書益爲皮相者所裁至名不得與沈
顧齒會余有狗馬之疾遂請急歸余不才無足

論自今而視敬承其於曹偶何如哉則所以養之與所以去留低昂者其法或非國初之舊已蓋宋之詞科其途廣精於擇而疎于養至其用之也或未盡今之館選就進士中改用其途隘若國初則擇與養俱至矣而其用之也上者立登樞要下亦不失顯庸蓋視宋有加焉嗚呼今之與館選者亦榮且幸矣余憶初入館從相知家乞得舊館課本二百餘帙繕寫珍藏以爲式請告後輒遺棄之後茗溪顧侍御斷自某科而下輯若干篇題曰經世宏詞今金陵某氏又輯顧集所未備者訖壬辰曰歷科詞林館課而屬之梓蓋可並傳已後之覽是編者將由此途奮其益培其養厚於蓄而發于文以待上之擇而副他日之大用則是編其一助也不然將階臚仕而已則無益於淺陋且今後之視今遂不得與昔之詞科偕重是誰之過歟有志者勉諸

王恒叔廣志繹序

司馬子長曠世逸才然必周行萬里罔羅見聞

然後著爲史記杜子美詩人冠冕遭亂流離三
巴吳楚遊踪頗闊故曰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
能讀杜詩良然豈非名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
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產仙踪靈跡怪
怪奇奇其於新耳目廓拘蔽良有助焉余友天
台王恒叔才旣高華而宦轍幾遍天下視子長
杜陵所到不啻遠過之諸名山自五嶽外探陟
最廣賦咏亦多無論名山卽一巖洞之異無勿
搜也一草木物產之奇無勿晰也他若堪輿所

述象胥所隸酋軒所咨千名百種無不羅而致
之几席之下筆札之間如五岳遊記廣遊志其
大者旣改南鴻臚閑曹無事杜門却掃追繹舊
聞復爲廣志繹六卷以示余一方輿崖略二兩
都三江北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輯噫備
矣恒叔自言他人所述每每藉耳爲口緣虛飾
實余言則否皆身所見聞也余病餘寡營因得
卒業意獨喜其叙山川離合南北脉絡如指諸
掌卽景純所述青囊所紀勿核于此至談河漕

馬政屯田鹽筴南北控禦方略具有石畫不爲
卮言躍馬中原攬轡關河可謂有天下之志此
當不在遷史杜詩下他則以資揮塵夷於稗官
足解人頤又其餘耳

陳伯符詩集序

余丁丑同籍伯符與臨朐馮用韞最少而才用
韞入讀中秘卒爲石渠名臣伯符幾得之矣而
失之似余實妨賢路蓋余座師陳太宗伯之言
如此伯符格當爲郡司理以年少抑而就教自

京兆廣文轉國子博士擢蘭省郎伯符才情閃
爍意氣縱橫開口談天下事犯乘輿斥宰相不
顧忌諱有洛陽少年之風竟以此得罪名挂謫
籍朝廷大老無不惜伯符才欲稍挫之和其鋒
銳當卽召還而伯符不待矣傷哉令天不驟奪
伯符老其才以階大用他日事業必有可觀卽
所著詩文且登作者之壇不厖厖若此天實生
才不以壽考成之使之夭折又令無子而有老
親傷哉伯符死十年而其尊人封翁集梓其詩

詩甚少不盈五六十帙余憶己卯春以庶吉士
予告伯符有七言長歌見送今不載集中知其
散佚多矣伯符詩清婉時露雄俊窮其所詣高
達夫岑嘉州不難到蓋知伯符不獨以詩卽知
伯符以詩亦不盡斯集也伯符將死前有隕星
之異又封翁嘗爲余談伯符生時死後一一夢
兆及召仙藍采和降乩事則伯符故謫仙人其
言語落人間自是藍珠絳霄氣色卽吉光片羽
足寶已伯符死後用韞驟顯至長春官且大用
矣亦以今歲春死埋玉樹著土中余於用韞伯
符兩悲之因序伯符詩及此投筆不覺哽塞萬
曆癸卯冬十月之廿六日自故里如長蕩舟中
書

梅溪居士三遊稿序

三遊稿者梅溪居士之所作也居士生于蜀姓
曹氏名邦化字汝大以乙科刺滇之寧州棄官
歸隱自號梅溪居士江津故名凡水山水錯繡
春夏遊橈頗聚絲竹綺羅應接靡暇其最勝處

有三一曰石佛寺在曾巒迴抱中有三丰仙洞
丹井天水摸兒池亭蜀漢趙將軍子龍下江州
故壘一曰蓮花石底柱江心危石數瓣出洪濤
中上可坐百許人一曰廣福寺春秋七門郡之
遺趾寺濱江有九曲流觴石渠亘里許大江漱
之冬春不竭居士所常遊故曰三遊遊則二三
同好從之間招緇黃雜以村妓行歌唱和飄飄
如仙或爲莊士所非而居士行意自若又自石
佛窮之爲上石佛鳥道猿踪十步九折不知若

千里達其處臨風振衣便欲飛去又蛾眉瓦屋
之通津方外杖履往復留焉居士長几水六十
年餘晚始遊其地而樂之蓋居士深于性命之
學自解官後交遊玩好一槩謝絕終日焚香宴
坐而不廢苦吟所著詩篇遊覽居半而三遊者
又居遊覽之半今所傳詩稿以三遊稱志其盛
也居士不獨長於詩又善縑素小景得意時或
日可十百幅不則逾年不灑點墨全於天而解
於獨古稱真人居士近之余不識居士而識居

士之子忠甫別駕今歲夏首余出吊金沙取道
蘇之許墅時關使缺忠甫攝其事見訪舟次驩
然相得也因出三遊稿示余曰家尊人逃名而
名存或者其在是願徼寵于公叙而行之余唯
唯余擴落無機不染世味或者不甚爲居士所
拒乃不能以冥鴻自堅致煩虞羅視居士負媿
不淺亦何足爲居士役然居士雅素絕俗之韻
與三遊之奇實夢寐在焉恨不能縮地從居士
一叅烟霞末席而親見其解衣盤礴得意揮毫
之狀也然則斯集豈足盡居士耶萬曆己亥端
陽後三日序于清寧巷宅之鬱金堂中

序沈茂仁南還詩及紀行

余齒先茂仁茂仁學詩先余比在館詩名最著
茂仁尊人霓川伯氏棄官臥長溪十餘年最善
詩而不輕著作尤健七箸今年忽病茂仁在京
邸亦病俱自危卽安聞狀相念甚茂仁遂予假
歸七月某日發潞河十月某日達在道凡三閱
月得詩若干首又日書所至麗以事爲紀行合

帙示余夷阻愉戚歷歷如畫至其詩則沉冥入
情古選杜陵縱橫有之昔年華格俊調遂爲絳
灌屠狗時境界珠玉在傍不覺自穢於是余別
茂仁五年矣敬引其端以俟知言者真實居士
書於武林道中戊子臘八日

詹明甫侍御遺集序

嗟乎此余同年兄詹明甫侍御遺集也奏疏八
篇序記傳志雜文五十八篇五萬餘言迺其子
太學生德象手自哀輯以示余者而乞序焉追

惟丁丑歲諸籍兄弟相聚闕下余識明甫于儋
衆中姿標如玉語簡氣溫余屬目焉已而盛爲
沈君典太史所獎譽時君典座師徐大司寇爲
銓郎遂得補宣城令在宣城五年以治行高等
擢御史在臺最久首疏定陽明白沙二先生從
祀孔廟儒者躐之而其他論興革舉錯俱鑿鑿
中窾會不爲浮勦九重採納略見施行意明甫
且大用而不待矣傷哉其在宣城也余與君典
後先予告庚辰秋杪余魚服訪君典因得晤明

甫相見驩甚卽恭敬非謬而余媿重客已余居
先君子憂而明甫稱直指使者視鹽政於吾浙
相見尤數時余未四十已見二毛迺明甫渥丹
如昔每相對湖山間清言終日雜以調謔或令
童子歌而佐酒余亦勉爲引滿時君典墓有宿
草矣語次及君典輒爲嗟惜或至唏噓天地不
仁殲我良朋無何明甫亦爲異物夢幻泡影之
身其不足恃如此穆叔有云死而不朽者三
明甫在宣城足當循吏居言路慷慨建白風節凜

然足當良御史視鹽視學足當良使者而處君
典死生之間足當良友謀謨在朝廷福澤在
三吳兩浙培植人才足爲數世用此豈待紙墨
文字而傳然思其人愛其樹况嘔心腐毫而出
之者耶抽讀一篇如與其人對語精神感通百
世如新傳之宜亟矣

陸子玄詩集序

嘉靖初吳下陸子玄先生與兄子餘先生齊名
一飛一伏人目之異代機雲乃子玄天才尤稱

葩麗余得其詩集于先生之子純孫稍卒業僅
三之一見其合者五言古典則雄渾有建安黃
初氣骨七言古清艷高爽長于叙事直入少陵
之室近體亦俊逸可喜使天假之壽竟其力之
所如造父馭八駿將恍惚萬里惜也天碎國寶
苗而不秀吾有憾焉先生嘗自刻其壬辰等稿
僅五六十帙今所搜集約二百紙蓋散佚多矣
嘗以授黃淳父諸君加選焉而不能盡其美余
故語純孫令盡刻之卽瑕瑜不掩何妨名家哉

先生二子長啓孫純孫其次俱質有其文稱名
家子先生沒於嘉靖丁酉年止四十二純孫三
歲而孤再歷丁酉余乃序先生遺詩以傳則先
生之不朽賴三歲孤良不偶然矣先生風流自
命意與所寄異藻橫發尤善梨園樂府所著有
明珠會真存孤等記說部有聲臚等若干集俱
行於世初余識純孫于顧實甫宮贊坐中比再
見武林遂乞序先生遺詩因循十年遠煩純孫
守索白下始克踐諾蓋余之懶漫如此時萬曆

戊戌正月晦日齋宿國子署中序

蘇原先生全集序

余因吳丞知德靖間有蘇原先生云先生蓋吳丞之祖廬之無爲州人名廷翰字嵩伯以正德辛巳進士歷文選郎忤當事者請外得廣東僉事徙吾浙之叅議分守溫處已調山西以歸自始仕至解官僅十四年家于百萬湖之上築室曰蘇原以居蓋地產蘇最良面背皆紫臭味芳烈絕勝他產先生以自喻焉號曰蘇原居士築

臺曰歌蘇而溪曰浣蘇環臺俯溪種蘇數畦手灌以自給作歌曰歌蘇臺下蘇葉齊日日採蘇黃鳥啼採得蘇來蘇帶泥且須提過浣蘇溪歌蘇臺下蘇葉肥日日採蘇山雉飛採得蘇來蘇滿衣莫教採得蘇葉稀歌蘇臺下蘇葉圓日日採蘇如採蓮採得蘇來蘇滿肩那得買蘇人出錢歌蘇臺下蘇葉長日日採蘇如採桑採得蘇來蘇滿筐呼兒多下紫蘇湯自釋曰採不欲稀愛之至也浣以溪水欲其潔也多爲湯液足乎

已厭其欲也慨無買者不求人知亦不輕售人也嗟乎此可以深觀先生矣先生剛介絕俗風裁矯矯憑義而動賁育不撓其芳香郁烈有類于蘇至試之用兵刑藩臬惟上所使必盡其職如蘇之入藥有已疾之功惜其大業不竟而以蘇原老徒洩其意於聲律文章竟無出錢買蘇者亦可悲已先生詩雅淡質素有少陵香山之遺味文則本之六經語孟雖汪洋恣肆如翻風卷濤頃刻萬里而不離其宗然先生實遂于理

學有淵騫之根本而亦不廢游夏之枝葉至於歷官所施設當機遊刃聲績偉然則由求之政事不足言已全材哉惜先生不信禪理猶保大書廬居之餘議而精之恨余生晚不及濟河焚舟從先生一搗其巢穴也先生著述甚多先刻湖山小稿二帙先生自序今合遺稿名蘇原先先生集而乞序于余余爲序而傳之如此先生五子長庚庚戌進士國寶最少爲仁和丞國賓子姓彬彬先生家聲有托已辛丑正月晦日序

渭陽永思冊序

夫人之有恩于人者或責其報人亦可隨分量力以爲之報期于兩相塞乃已至父母之於子不然恩斯勤斯其用情無所不至而其心無所爲在父母不言恩而子亦莫可爲報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爲人子者將奈何亦曰立身行道以揚名顯親其庶幾焉而終未敢謂是足報吾親而吾可無憾也是罔極之義也父母而下則有間矣舅則母之兄弟也渭陽永思何爲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行于一身而則于家國天下此子于父母則可奈何以施之渭陽曰王子之渭陽非夫人之渭陽也王子之渭陽曰陶家之肖子王子于襁褓中誨且植之如已出馬而終不令從已氏王子仁也不令從已氏義也王子曰曰然之登賢書階一命以從諸公長者遊則吾渭陽之以生我父母成我渭陽也吾渭陽幸有子屬箕裘焉

而曰然于渭陽則生而不能致其養歿而不能就哭泣之位也吾渭陽以子視曰然而曰然卒不得以父視渭陽終天之憾其何解矣此永思之所爲作也夷渭陽于父若母也永思仁也系永思于渭陽義也故君子許之爲之詩爲之歌長篇短章洋洋滿冊也廣渭陽之思于天下也是詩人維則之義也冊成而序之者南祭酒馮子夢禎也序之日丁酉十月甲戌也

堯山藏草序

堯山俗呼伏牛山唐自在禪師啓鍊魔道場於此至今不衰俗謂之火場去堯山百里內外精藍以百數或隱或著皆附于堯山金陵悅公所占其一也悅公初剃染出講者之門有義龍之譽已攻苦爲詩自三百篇楚騷漢選六代三唐之體無不習也三玄百家怪奇之語微中之詞無不涉也於是海內稱講僧詩僧屈公一指公一日忽夷然不屑謝交遊焚筆研避而入堯山初則把茅蓋屋漸而成叢林聽無聲之聲玩無

色之色甘無味之味凡十年始出山今春寓湖
上幾三月余得從潘景升諸子屢叩塵尾温伯
雪子不言而飲人和使人意消余于悅公信之
語及倡酬不應景升從公帳中搜得一帙示余
公欲秘不得曰此吾焚棄之餘慎勿傳之可耳
余閱之一過見其氣韻蕭遠膚彩沈秀五言合
處入王孟集中難分楮玉選體高深時露合璧
道德頌探柱下之驪珠他偈頌亦宗門之遊戲
月下孤猿九臯唳鶴可以神會難以形求嘗論

我明詩道李何正始瑯琊中興正變羽翼宜在
今日而衲子缺焉今得悅公一夔已足迺屬景
升編次定爲四卷曰長干草公未離白下詩也
曰伊闕草入洛後詩也而偈頌雜著附焉總名
之曰堯山藏草藏者公之志也藏則不忍終棄
公之愛根終似未淨而能禁余輩不爲臚傳耶
俟公歸堯山坐斷舌頭了却千生百劫大事旣
以自懺并爲余輩懺爾

序黛玉軒新刻北雅

北雅者舊爲太和正音譜而吾友張孟奇中翰
易以今名而刻之志悼也初孟奇假是書于余
曰方有剗刷之役以待校對余性多忘久廼檢
付故不測余本之完缺已再晤孟奇曰假本後
卷尾缺十數紙與余本同而余本前卷之缺得
以相補近又得別本補足稱完璧矣已刻成返
借本并餉新本余目之稱快而孟奇曰余刻是
書意有所悼不敢以兒女情悉之長者業因人
以聞幸卒賁之一言爲此刻前茅余唯唯已孟

奇且挂帆北而後以黛玉軒自撰引至促余命
筆余始詳其事尚未詳其人也孟奇云別有傳
恨未見耳余故賞孟奇豪而于此又喜其新作
有情癡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爲主而
詞副之詞有工拙而音調無不協本朝王漢陂
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
於是漢陂習唱三年遂以填詞顯今之人如留
心音調此書其金科玉條也可易言哉而以一
女子饒爲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穎慧有

過人者宜孟奇之鍾情也嗟乎佳人才子遇合
故難保終尤難非夭折于生前則流落于身後
讀杜樊川黃金散盡白香山春盡絮飛之句尤
可酸鼻無論其他卽爲燕子樓之盼盼寧令所
天多賦悼亡耳然則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
敢以廣孟奇是爲序萬曆壬寅長夏日屬草于
鬱金堂時涼雨初收清歌未歇

序刻古今韻

古韻祖吳才老今韻祖沈氏蓋並行宇宙間不
可廢矣然古韻通今韻揚古韻生於諧聲別于
方域清濁宮商毫釐千里無弗折亦無弗可通
才老韻補舉一隅耳了此可以漸識聲音之無
窮而元化之自然彼滯于今者井蛙夏蟲凝冰
海而自失可嘆也思玄先生合刻古今韻意蓋
如此乃鏤板國學以廣其傳

丘中集序

琴之道尊而其音古根于性情而侔于造化上
者歌風以阜天下不者鳴丘以善一身非得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人安能通其度數玩其神明乎今之琴瞽師伶
工之技下里巴人之曲令人嘔吐不足習已三
衢徐叟名時琪以善琴聞余識之二十年間嘗
觀其撫弄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如毛嫵西施
在前不必問姓名而知其美也去歲初秋叟至
白下余延之司成署中時芙蓉盛開香氣迎面
館有佳客宴坐欣然因進叟一譚琴德稍講究
其事余所習惟歸去來等數曲僅通律調至今
未工然叟之底蘊與聲器之源則略窺其倪矣

因與叟編輯成書一曰指法爲四十圖勢二曰
律呂先黃鍾六十三調次十三律次旋宮六十
調三曰譜首三百篇次楚辭次古賦樂府歌曲
而俗傳下里巴人之曲堪嘔吐者盡刊削之其
爲世所盛傳而音不詭于正者削其文而存其
譜四曰雜錄摭故實原事理終焉凡若干卷命
曰丘中集以此自娛可耳安能及天下乎余語
叟指法音節之變雖有萬不同然不過一倡一
和陽主倡陰主和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此聖人

快雪堂集 卷之二
調燮之妙見于琴者其一班耳然由琴可以通
衆樂由樂可以通政理一以貫之又何難焉叟
曰唯唯遂命壽之梓以爲千古琴道一快

序診家補遺

醫家祖素問猶儒術祖易論語蓋不獨義理精
深而文章簡奧非膚學小儒所易測識唐以來
惟啓玄註櫻寧抄稍得其要領丁氏點白又爲
之補正足稱二氏功臣矣櫻寧又有診家樞要
一卷附素問抄之末蓋得岐黃之精而約取之

用其言以起死肉骨不減九轉靈砂而世曾莫
之窺也吾友曹懷靜先生業儒而研精醫典尤
篤嗜診家樞要有所見輒次其語以補櫻寧之
缺積數十年而書大備名曰診家補遺將壽之
梓而問序于余余雖不知醫而甚知醫之難且
傷世醫之陋大都不識丁人爲之趨運善覓錢
世目之良醫遂以性命付之一有疾醫六七輩
紛集其門百藥盡試而微倖不歿卽歿醫故不
專有所逃責此何異衰國之用人哉卽曹君之

書出誰爲觀之者余曰不然今儒術久衰周孔之書盡爲俚儒及科舉之學所壞亂于此時有能揭儒先精義示人則孟氏所稱聖人之徒而功不在禹下者也余于曹君亦云

物不遷解序

常人卽不遷見流動智者卽流動見不遷故曰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吾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而或者駁之謂肇公立昔有今無爲無常遷滅之法是大不然嘗爲之頌曰

昔自在昔昔非無今自在今今非有昔今非有亦非無當處出生隨滅盡或者執藥成病刻舟求劍不慧甚矣此幻余界公物不遷解之所由出也日照四天下本無次第而方位湛然智者作日軌察之愚者倒操日軌方位亦倒界公之解其操日軌之法與乃刻而流通之

地藏本願經注序

一念爲苦根衆惡爲枝葉地獄爲苦果大小鐵圍若輕若重名相實繁不離地水火風以爲苦

莊嚴具四大本空地獄安在卽地藏大士雖有大神通力何從興慈運悲以拔濟之其言曰衆生度盡始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亦黃葉止兒啼而已然則如來所說十品二卷之經非耶般若曰所言地獄者卽非地獄卽是名地獄卽空卽假卽中悟一心三觀之旨可以讀是經矣東山興福璇上人留心是經積有年疏其溝封燭其幽滯旁引曲證爲之注解雖未能盡通大義亦庶乎窺見一斑視夫稻麻竹葦飽食安坐以終其身爲世蠹者豈不霄淵隔哉今歲春暮叩余武林乞一言序諸首簡余憐其意許之以冗宿諾幾一月上人困于逆旅至質其袈裟而不去可謂有志者矣清和朔日從輕舟往樵李將至塘棲鎮十里書

重刻慈心功德錄序

慈心功德錄舊刻東禪余數年前曾捧讀一過蓋採摭經傳中語關戒殺者而錄之也夫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殺一微蟲卽爲殺佛又一切衆

生無始時來互爲父母及與眷屬殺一微蟲卽
爲殺父母眷屬然則爲一嚙之味而輕驅諸佛
及父母眷屬于刀砧屠劊之場無論無窮業報
卽因而樹福仁人君子忍乎哉此是錄之所以
作也雖然此土庖羲軒轅諸君不可謂非大悲
示現而教民罔罟始造五兵一切衆生以互相
殺害故出沒三惡道中無有盡日是二人者實
爲罪魁金科玉條所當首論安得宴然于三界
內外乎閱是錄者于此處勘破始能具眼始能
成龍慈心功德政恁麼時勿謂真實居士饒舌
也宗人鑒之輩倡衆善人刻是錄而問序以此
酬之庚寅二月二十二日

序刻中峰和尚三時繫念佛事

中峰和尚執土塊成黃金信手拈來無非佛事
况淨土法門爲諸佛玄唱乎士雲子有二居士
憫羅刹淫祀之惑人刻此覺之欲斬斷其泥梨
種子而登之寶蓮妙土真大悲菩薩之用心也
余與伯闇士雲子有比肩爲諸生最相善才具

略相當而余最遇合士雲次之然使余揮塵而
談西乾之理則三士北面矣士雲伯闇稱拘復
向憂其不可語此數月不見士雲作如此事善
根豈可測乎書此以勵伯闇

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卽號爲士大夫
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
何言約義辨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內緇
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義况士大夫乎余友妙

峰覺上人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
竊笑斥爲異物而上人益精其說不爲動今則
稍習矣海內賢士大夫或有起而助上人者矣
惜余非其人也因請上人出有門頌略解行於
世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興在此一舉余日
望之甲申長至教觀弟子某謹序

刻首楞嚴經序

是經自譯梵以來疏而解之者十餘家而天如
會解最著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是足以盡楞嚴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三
矣而不知此天如之楞嚴非如來所說之楞嚴也余少習孔子孟書初亦守晦菴集註及諸家講說一日偶靜坐掩卷體會本文覺有得處始一切屏去而專用力於本文久之恍然如披雲見天復取集註講說觀之支離汗漫不可讀矣夫楞嚴聖經萬萬非世典可並論而會解之於經集註講說之於孔孟書恐亦相類盍亦專求之聖經乎達觀可禪師往往拈楞嚴妙旨示人明白直截一掃支離之習余問師從何處得來師

笑不言余又問求通楞嚴當作何方便師曰勿觀諸家之說但將十卷經文讀熟當自有入處以其言印余之所以通孔孟書者甚合也語云誦之萬遍其義自見况文字般若皆從世尊大悲心中流出而我等衆生過去世時或聞此經題及一字一句妙義種子藏入識田中機感合而爲熏自力佛力俱不可思議信無有踰於熟讀者時白黑幾二十人俱發心於達觀師言下而苦梵冊煩重卽方冊新刻雲間者又字細俱

不便受讀適蕩然某師賫包氏新刻維摩經至
是寄幻銘上人所書字畫端楷劖劖亦工閱之
心開目朗卽楞嚴亦若此豈不幸甚遂發心刻
第一卷資先君冥福而屬某師勸同志共成之
亦勝緣也善男子等幸得受而讀之當生難遭
想生尊重想千遍萬遍以熟爲期以悟爲則庶
上不負佛恩下不負已靈而中亦不負達觀師
蕩然師方便嘉惠之意余蓋有深望焉

易曆明源序

乙卯歲余見張翁於管登之先生齋中時年七十餘矣而玄論亶亶口誦梵書如倒囊而出余故異之張翁於學無不窺尤邃於曆其法得之吳人陳壤而其精微懸解處則得之易余別翁數年矣去冬偶從袁坤儀先生談曆因及翁且冀翁旦夕來而究其學不數日而管先生果偕翁至遂嘆詫謂爲神契翁齒髮如舊神明不衰相見驩甚因館之家以樂生子晉爲之徒蓋半歲而畢業翁所著有易曆明源二卷太都謂天

平如水日月五星不入地浮空而行世人見天
中高四垂者眼界耳混天主眼界迷真體蓋天
得真體又不失眼界反覆辯析理甚明確又謂
數始河圖之中宮元精元氣咸出於此文王後
天八卦方位圖原是豎看其流行定序象人之
任督二脉而五行往來周旋出于震至艮而終
三氣屬一卦二十四氣而八卦一周寒暑晝夜
實權於此所謂知曆法又知曆理者與曆家所
難者在求元義和以降八十餘家迄無定說以

故隨改隨差陳君者獨定以七千二百五十七
萬六千年爲一元上驗往古日月交食五星凌
犯毫分秒微無不合者而實出於自然之數所
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也陳君
死其學在張翁而益以其所悟發陳君所未發
數千年曆學至今日大暢余竊謂方今聖天子
改元萬曆萬年之曆自今日始亦自今日定乎
張翁老矣後之人必且以其學顯因序其書而
俟之

快雪堂集卷之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序吳伯度刻尚書程文

吳伯度生於貴侈不染世紛自讀書博古外無他嗜好暇則進二三清修淡泊之友揮麈命觴繼日夜不倦而余間與焉諸華崇者卽在戚近掉臂不顧其人可知矣伯度與余同治尚書且同師其握筆揮洒不後余竟以數奇艱於一遇

然益精其業不少衰余爲諸生時最耽好程文
自洪永迄隆萬四子得千八百餘尚書得千二
百餘其不能備者尚半伯度與余同好而所裒
錄視余益十之三四且捐貲刻之以公諸同志
者尚書刻先成計千八百餘首書叙編年兩存
其次自今業尚書者家藏是錄玩而索之如吾
兩人其掄革晚近浮靡而登之先輩典刑卽螺
贏祝子不足喻其速也軌俗造士胥有賴焉其
益顧不邵與伯度索余爲序余嘉伯度之雅尚

而又樂是刻之有成也遂序其說如此伯度名
惟貞太宰默泉先生之冢孫萬曆辛卯秋七月
上九眞實居士馮某自雲川還拙園舟中書

序周元孚二三場

吾友周元孚以沈鬱浩博之才慷慨談時事至
於再起再逐而氣益壯如此人故當與湘纍長
沙爭名天壤間乃何以舉子業觀之而來生行
學有二三場之刻母乃愛人以姑息乎余謂不
然舉子業者淺言之則中庸以下餽釘誦記足

以眩主司易青紫深言之則非窮經學古之士
不能工師子王搏一兔其用力與搏香象等所
謂不欺之力不具此眼以讀元孚舉子業此與
羣盲摸象何異遂書此質之來生其然吾言不
序賀伯闇制義

憶少時里中諸生狂生日余所與交惟周生彥
雲賀生伯闇三人者相視謂千古不可一世每
出一語互爲評擬有如聚訟得則擊節稱賞或
繼之怒罵以爲常此如昨日事耳今不出二十

年友道衰遲新學小生爲文輒自加丹鉛不容
患告或聞指目如見怨敵傷哉余以此益自嘆
知陳人之不可以處世也余三人同生嘉靖戊
申賀生稱長次周生次余相去不一月余幸叨
一命歸彥雲薦乎鄉而伯闇猶然以舉子業與
新學小生爭工拙傷哉然伯闇氣益奮著作益
雄富歲課至數十百篇戊子秋出二帙一經一
書示余曰卽不售當屬子序刻之余唯唯吁有
才如此豈終爲人下使余不遇知己偃蹇賤貧

或更甚焉而世之妄庸者飾虛詞穿別徑以取
榮名而反目貽伯闇置雌黃者蓋不少也士豈
可以成敗論哉然伯闇亦不爲昔日之文矣余
叩之曰居今日宜爾也余唯唯遂書其說以質
於彥雲

讀楊貞復尚書義

貞復尚書義數篇耳然微而天道明而治法精
而心性如數家珍如觀掌果抑何縱橫妙麗也
黃山谷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
間那可得夫文亦然讀此者直下了取貞復可
矣丁酉春仲丁祭前一日齊宿南國子東廂書

序張君一制義草

楊子雲卑詞賦以雕蟲韓退之醜宏詞於俳優
則經義可例矣問途而至何煩議精粗耶而或
者必精求之精求之而精得之甘苦疾徐之妙
有臣之子不能喻之臣者而遇合政不必然於
是粗者益相扇而爲粗精者或中疑而稍變以
比於粗而精者愈絀已余在南雍得士數人庶

幾精求之者雲間張君一其一也戊戌秋余歸
武林君一扁舟見訪贅文十餘首蓋精求之而
精得之者余謂執此以往必魁南宮已君一庚
子辛丑連舉以制策大魁天下而不食經義之
報精得之而不精酬之何也或者其中疑而稍
變也已讀其鄉會初場良然時君一以內艱歸
雲間余往唁之君一頗以爲恨余廣之曰子今
以往有館閣之高文大冊在何必爭勝於雕蟲
俳優之業哉君一前後所積制義草若干殺青
始竟而問序於余所謂精求之而精得之者具
在錄中已觀者能具眼不萬曆辛丑長至前二
日還武林道中真實居士馮夢禎序

題旬日聽雨草

今春多雨晴者此月中旬數日耳十九夜復雨
嗣茲連雨幸無事日造家塾課兒曹作經義遂
動少年技癢點筆戲爲之浹旬得十九首而雨
亦止迫掃墓期且返樵李遂授友人吳生傳之
木附舊作一志余之戲題曰旬日聽雨草志其

時也余髮種種而青氈舊障不衰蓋習心之難
忘如此余且志余過豈敢與操觚之士爭道乎
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自題

題許儆菴先生秦中訂士錄

巳卯春余以庶吉士告病而南晤許儆菴先生
於濟汶間聽先生議論蓋毅然儒者先生知余
好佛出正言攻余之短余不敏懷先生之教至
今而不能改也去歲過先生之里偶得先生秦
中訂士錄一帙以歸蓋經義二十首先生之學
精微廣大粹然一出於正此亦可窺其一班矣
故屬吳生與余聽雨草并刻之近世舉業大都
入於浮冗譎怪而不可卒救此其應病藥也戊
子二月晦夜題

題門人稿

真實居士之門人曰李日華者奇才也從遊五
年矣其文每變每奇近則粹然一出於正所謂
望之似木雞者德全而神藏矣不可識矣其次
曰戴灝其人短小若不勝衣而其文則奔流懸

瀑不可挽截未識面者豈不謂魁梧奇偉人哉
然蹇於遇猶難一青衿也餘士楚楚隻羽片鱗
往往不乏今歲復得三衢諸生六七輩俱異品
也乃括其文若干首題曰馮開之門人稿以附
聽雨草之後蓋余不欲掩諸生之美而非諸生
自暴於是乎書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題

題楊貞復經義近草

吾友楊貞復素究心學問與余舉進士同門比
入館又連舍彼此一知一見無不披析每相左

或濟河焚舟至山盡水窮始相視而笑自吳門
夜別今四年矣頃者書來自陳所悟且徵余所
悟謂當下則定了不然千生萬劫未夢見在
斯言也信長安馬上便作無事人豈不大快此
編亦貞復所寄蓋經義十五首貞復悟門微露
一斑矣故付汪生應選傳之通都令學者知經
義中亦有向上一路以爲窾言掠虛之針砭云
萬曆戊子三月真實居士題于臨安高氏園居

甲戌冬不佞始遊雲間時雲間生爲壇而盟者
十餘曹而衆甫爲之伯援旗執鼓而號之左則
左號之右則右不佞挾策而從之惟恐後也則
其臭味哉已南宮之役不佞以衆甫餘靈爲舉
首而衆甫罷歸力田不如逢年自古慨之矣今
歲春衆甫讀書吳山中得制義六十首而解益
玄持論益確不佞受而讀之不覺怛然心折也
里人有畜雙璧者一千金一五百金而五百金
者先售衆甫勉之人且挾千金至矣遂付之削
劘而附諸生課七十首大都同調云已卯秋七
月望日樵李病病居士書於綺雲館

讀黃貞父稿

夫貞父于博士家言稱神矣乃貞父所自神者
無甚是編然世之知貞父者未必以是編也雪
山大士已於久遠劫前成道直說雜華妙蓮度
上根可耳柰何以聾啞諸人脫珍衣垢興無量
方便爲士方以薄伎求知於世世豈無聾啞則
雜華妙蓮有時而鈍置吾敢化身爲聲聞弟子

請貞父轉方便法輪也貞父得毋聾啞余乎哉
題黃貞父近稿二編

貞父前刻近稿二十首蓋幾于無上妙義而世俗好之者絕少余謂貞父世尊稱性說華嚴而聾啞聲聞在坐其柰利生何未免再轉法輪圓攝羣機耳貞父領之去已數從貞父於响嘯山房貞父間示余新作余曰可矣其秋貞父得雋余方祗役桐川登舟之日就貞父言別飲甚懽顧離色亦絕苦中飲貞父示余初場七義首義佳絕而覽者或亟稱後六義余笑曰子收再轉法輪之功矣所刻近稿二編凡四十首世之知貞父與余之知貞父者具在具眼者請自辨之時辛卯十月既望舟過吳興之碧浪湖

徐生制義序

戊子春三衢徐生可求與其同里諸生六七曹從余遊余甚器之謂此六七曹脫穎者當半而竟不然逢年之難而戰之不足恃可嘆也又二年庚寅徐生且入貲而北謁余言別會余還故

里乃以尺書道意且曰可求幸爲門下所與進
茲行也將與四方之士角茲帙其資也且托之
副墨以質諸四方而無門下一言可乎余曰唯
唯生之文余旣許之以吾之好逆天下之有同
好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意徐生必見收于北而
六七曹者豈終棄於南哉敢并勗之

序三生草

三生草者蕭山來顏叔鄴趙文叔與顏叔之羣
從道之此三人者所著舉子業也戊子春余識

顏叔於友人周元孚舟中元孚甚稱之已學使
蘇君禹又稱之今觀其文淋漓揮灑如高山出
雲羣峰吐溜抑何奇也道之婦爲余婦之姑其
才絕可憐令兼存秋實古人豈難到獨未識趙
生而顏叔以名豪許之草木臭味當不昧此言
矣三生著作日新以富此其一嚮耳

序來顏叔歷試卷

來顏叔之時稅已刊若干首於三生草中此其
歷試卷也顏叔年甚少就試于有司無幾而遇

合如此如歲方春如日始晨其將來豈可量哉
而顏叔方探真味空持關戒如老衲此尤少年
所難者顏叔所就又不可以文章限也庚寅初
冬之十二日書於靜寄軒中

題沈方平一月草

此武林沈生方平一月草也方平名大治美秀
而文望之如僊卽之如處子其舉業文字所謂
露下芙蓉月中楊柳未必盡備四時之氣而世
間一段煙火惡習遠之又遠如隔蓬萊弱水矣

以方平之資充之以學詩必爲王摩詰孟襄陽
文必漆園吏今以一月草觀方平如雞鳴時看
海日先見赤光沖擊海面耳方平其勗諸庚寅
小春日書

題聽松集

西安方孟旋其舉子業故奉辦香于余羣諸子
之同臭味者讀書雲居精舍雲居有松數千章
故中峰禪師手植靈濤細籟時時作坐臥聽
之於瑩神濯襟大有助焉昔年曾以松籟署其

文海內鉛槧士知有方生諸子舊矣茲又囊其
續著若干首題曰聽松而印之居士夫聲不卽
耳耳不就聲二無來往聽機常寂孟旋諸子入
是三昧宇宙雖廣未足供其遊戲筆墨何有于
舉子業哉時方生將辭諸子應試白下感勝集
之不常欣會心之有托請殺青聽松以就正于
同方者而居士引其端萬曆癸卯六月旣望真
實居士時卧桂舟泊湖心三塔基荷花最勝處
晨起書

安雅齋集序

雅之爲言常也正也俗之反也四詩之中雅居
其二雖有正變而其體裁無弗合者十三國之
詩美刺非不備而辭非不贍且麗也然而君子
不謂之雅也翠裘火布衣之奇者也而人不以
爲常衣熊膳豹胎食之奇者也而人不以爲常
食故布帛菽粟之用獨廣于天下自王公大人
以及閭巷小民無勿同也然而語云三代仕宦
方會著衣喫飯又若以衣食之能事獨與君子

者豈其所以習而安之者異與故曰君子安雅
而其說如此吳江沈生祖量以安雅名其齋所
集經生言亦以安雅當之沈生余年家子自其
祖及父叔兄弟仕且三世矣其家自三尺以下
無不穎秀善屬文而祖量在兄弟間名尤著是
豈徒以飲食紈綺稱世家子弟而已者哉集中
之文余不及遍觀而識其名氏則皆余所嚴事
與比肩而講稅者而余之戲墨亦與焉則是集
之爲雅與雅而安也或者其然與祖量素余言
引其端面懇矣而復嗣以書十往返不倦乃以
數語塞其請時庚寅中秋日

文式引

農有畔棊有局畫有經營物故有之文亦宜然
式所從來矣今之時文汗漫無當不知式耳吾
友楊貞復少宰蓋深于道而嫻于文者得其文
九首益以余戲筆二首新程墨佳者又若干首
梓之太學題曰文式諸士式于是而本之六經
以培其根參之百氏以暢其趣其庶矣乎

皇明文憲序

我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其一時人文之盛可謂斌斌矣而回視弘正以前不無朱絃疏越之嘆况近世乎何子所輯公車義自袁胥臺先生而下凡四十七人俱嘉靖作者得文千餘首題曰皇明文憲而梓以廣之上略成弘之朴下抑隆萬之萃而懸斌斌者以示公車法倘亦有荀卿子法後王之意乎讀是集者以嘉靖追成弘以成弘追六經挽衰靡而登雅道豈非今日之幸哉何子名世選字用夫方以是業張赤幟于東越云庚寅秋八月廿一日

題南雍三課

夫文作者故難鑒尤不易譬之玉與石氣韻實異而形色微眇每至相亂如以石爲玉以玉爲石則卞氏所爲長號耳余輩品雍士之文雖不敢自許神鑒而進氣韻略形色庶幾近之則諸士之與於茲選者其爲玉不爲石明甚至連城之賞按劍之疑此自諸生之遇何足以爲文

之定價哉因書此以堅諸士之自信

題袁非之制義

非之與弟微之稱雲間二袁才名相埒而非之孝友淳篤擇地而蹈世尤重之兩君俱余布衣交也今歲非之以校史留雞鳴僧舍者三月每相見無所不談亦無所不洽嗟乎令非之早遇合蒿目籌天下余當避三舍此時猶治制舉義與兒雛爭工拙其不幸豈獨在非之耶一笑丙申又中秋日書

序項生經義

真實居士閒居喜從諸生談經義時方趨譎怪而居士語平實無奇相信者甚寡又居士好直往往面摘瑕累不少借故保名之士不樂見卽困厄時相依後聲稱稍起遂叛去以爲常然居士之道近孤而居士之意近實故始終臭味者亦不乏人也晚而得項生利賓生丰神韶秀韵度夷然所爲經義甚有當於居士而未甚遇合居士亟張之當事者意旦暮脫穎而善病不果

快雪堂集 卷之三
試生作義以韻勝濃淡合度既當於居士益自
喜將出其如干首公諸同業以廣居士之好而
乞序焉居士曰可也布帛菽粟人之所美也歲
荒民饑相聚衣皮毛食草木暫則駭久則習目
眩意移謂遂可無布帛菽粟然則生之業能當
于居士未必能當于今之人生勉矣穰歲今至
俟之可也項生初名光先以夢改今名郡之嘉
興人萬曆戊子八月初六中夜序

序閬閣草

吾友吳伯霖閣於西湖三台山之麓而讀書聚
徒其中顏之曰閬閣蓋登閬閣而湖山之勝畢
收矣余每棹桂舟夷猶鏡中晴雨花月多與伯
霖共之平分湖山之勝者數年於今矣茲別余
而北能無眷眷伯霖將行手一編示余曰此予
所挾以北者敢丐子一語引之夫舉子業小技
而能困賢豪且困伯霖而使之去此而北天乎
命矣豈其業之不上哉伯霖茲草大都成於閬
閣故曰閬閣草伯霖以彼其才而復得湖山之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五
助北士其誰不碎易明年秋老木芙蓉盛開時
余且艤桂舟閨閣之傍以聽捷書之至而飲滿
馬伯霖行矣萬曆壬寅九日前三日真實居士
自茗溪返攜李舟次五里亭亭

題黃川社草

黃川者吾友賀知訥之水居在焉知訥有子曰
煥稚而才有昂昂千里駒氣色而他子侄亦多
英妙羣而聚之水居使業其藝而四方之士亦
多從之命曰黃川社今年六月知訥走書余以
社草見示曰先生其以一言勗之夫時義必稟
式於先輩取材於六經十餘年來大敝矣野干
狐狸白晝而嬉於九達之衢求師而師然求友
而友然甚至秉衡者亦無不然舉世昏昏將安
從耶煥孺子而挾妙才六翮初具且摩雲而飛
未知翔集何所茲選也吾可以卜煥矣其不詭
于六經先輩者蓋十而六七矣弟兄師友其皆
琳琅珠玉耶然則黃川豈徒課文之區將聚星
之地已知訥有子也萬曆辛丑長夏之六齋日

題于鬱金堂中

序葛萬悅時義

余始得一帙於萬悅之徒鄭生之槃染指未半躍然起曰世乃有此人耶欣然願見之鄭生曰此吾師也雅自負四方知之者尚寡乃得當於先生乎今來矣已秋盡萬悅果來固請就弟子列盡出其業乞評焉余始難之而案頭光怪激射乃爲石介卿所窺時余將有攜李之行明日出門矣介卿曰萬悅異士相見政不易柰何交臂失去請與萬悅相從舟中而別於數十里外可乎余如之午前自北關登舟陳其業與介卿共賞之當余意者十義而九以故筆落迅于風雨如果人受諸天妙供味味飽滿又如樂邦上士不起于座而承事十方諸佛剎剎周遍不覺晷之移而文亦盡矣始萬悅攻其業甚苦戛戛乎難哉而其究春融冰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天地之大萬物之蹟鬼神之幽細若氣微若聲悉受役於筆端而不失甘苦疾徐之節使萬悅

得與震澤毘陵諸君子同時並驅中原未測鹿
死誰手余故宜避三舍萬悅自言弱冠始青其
衿今蘇守右諫李公爲令竒其文待以殊禮曰
他日必以文名世見乳駒而得其千里所謂觀
天機之深者也難之難者也余欲廣李公之鑒
于天下故弁之數語而臚傳之萬曆甲辰初冬
日序于驩水宿時過語溪十里

序茅孝若木鴈居甲乙草

孝若謂余於此道如賈胡辨珠大匠削木質所
撰木鴈居甲乙草乞一語評而傳之余老矣廉
將軍雖善飯據鞍矍鑠示可用一當武安君惟
有堅壁自固孝若翩翩才少年嗜古文辭若詩
不減飢渴飲食業浸浸擅場名家舉子業其緒
餘土苴耳師子筋爲弦一揮則衆弦皆斷彼操
觚者誰不抑首避何有于余夫舉子業視千秋
大業豈不甚細業勉爲之就彼道中金科玉條
故自不少甘苦疾徐微乖其則雖才大氣盛穠
膚艷色無當大雅卽詩若古文辭亦然晚近作

者雖復紛紛而質有其文稱日新富有者鳳毛
麟角未足爲喻噫豈遂無其人耶孝若英年如
日始東極其才情而約之經術將無所不到讀
是編者見其汪洋綺麗如河決而東如春到而
園林皆生氣以爲此足知孝若而不知其修途
之初步也孝若勉之余且拭目待焉

序鄭元夫舉業近草

元夫儒家子而嗜佛與余同而持禁戒甘淡泊
視余少年抑又過焉余甚畏之如法師虞長孺
兄弟俱亟稱之每伊蒲塞之會必招元夫以爲
常而元夫故善舉子業余同年蘇學使胡郡公
俱亟賞之名高數竒尚稽騰躍今之操觚者競
以禪語入文而文病又以文字說禪而禪亦病
若元夫則兩得之矣近草者其一班也以爲不
足以知元夫不可以爲足以盡元夫尤不可時
萬曆乙未舟泊吳之尹山寺前

題董生千古堂學庸大意

畫家易貌鬼神難貌狗馬謂其近也四子蓋童

而習之矣白首而不知者皆是卑者束于訓詁如盲人夜行互噴烈焰高者障於意見如僮客越海恣惡毀長年彼寧知有目者之足依而道師之可憑耶董生大意初成中庸示余余業首肯之今忽走書余則學庸並舉而語孟亦商及一二矣不束于訓詁不障于意見如老禪捉如意橫說豎說而不離其宗自今言四子其稱董生哉余昔業舉子時未嘗一指目講章傳註至屬文嘿會書旨便足揮灑嘗以空踈自恨董生

賢乎哉董生名懋策會稽人丁酉試南雍余拔副雲間張生益名士且文簡之孫江都之裔其淵源故有自己

序吳養之時義

近時諸生刻時義者必索序真實居士居士亦時時漫應之然由衷之言十不能一二耳陽羨吳生彥淳字養之以今歲之春介倪博士書稱贄居士遂讀書雲居山中數挾所業進進必加親而業亦日高妙居士亟稱之曰如子刻文吾

當作序而汪生亮明者聞之亟索其文如于首
登之刻乞言之書十數至而居士始一酬之居
士之不輕於言以爲吳生重者如此吳生之文
破庸俗關矣何時破玄妙關耶吳生其勉進之
居士吾在豈惜百千妙偈爲吳生稱揚贊嘆也
一笑

題真州李季宣制義

丙子秋余從二三豪俊卒業南雍俱意氣橫溢
如穿雲之鵠目無萬里而真州李季宣與焉其

明年余成進士又十五六年而余從山中起分
南雍半席易弟子而師易少年而衰艾矣而季
宣猶然蓬累行哉此十五六年間季宣嘗一訪
余湖上余偶出不及具雞黍爲驩蓋媿甚而季
宣新詩麗牘往來不廢則故人之誼多矣夫以
季宣之才十倍余其遇合卽先余過余亦分宜
有之而若此命也乃季宣手如意擊唾壺歌曹
公老驥伏櫪詩而益攻其業不少衰嘗因陳生
廷策示余一帙曰是可與新少年角乎夫季宣

才高學富爲古文辭若詩久負時名降格爲此
莫邪刈草耳近海內負才而滯者如焦弱侯袁
坤儀劉玄子之屬俱遇合而弱侯遂魁天下今
秋余友賀伯闇亦登順天賢書天意似終贊夙
儒矣余安能量季宣哉季宣其勉之

題張符九窻課

往庚子春余識符九于海上其文光彩絢爛刺
人目睛余以爲必驟發而符九卽卑之俄變而
就沉實余以爲萃色旣斂將無難肉眼何其秋
果落羽余謂符九曷不返初步符九不顧退而
益精其藝是秋旣罷試錄初場義請政于余余
讀之喜甚蓋篤實而有光輝矣時余對客湖上
余目符九遇知已當發解不者亦不失二十名
前客或目懾余余曰文有定品作者故難知亦
不易客識之無何撒棘符九名在九今試文業
已行海內矣前符九者豈能折符九而下之哉
符九年甚少氣沉而骨堅極其才力所至將不
可量卽以舉子業擅名海內特細事耳勉其大

快學堂集 卷之三
者可也因題符九窻課而廣之以此萬曆癸卯
長至前一日書

序四子探真錄

夫壘石爲山以寄丘園之適非不窮工極妍而
終無真趣爲其非造物所成也卽造物所成矣
一樹一石姿態之巧玩之可以解饑劬暢心神
况大此者耶故余之論文以真爲宗一語之真
充之啓口皆真矣一言之真充之掇體皆真矣
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直文也

云乎哉夫舉業者童而習之以至成名者也成
名之早晚未可期速者十餘年遲或二三十年
亦有終身無成者卽朝馬夕馬養其僞心以至
十餘年數十年之久而不變無論他日成名小
人之禍必及於天下方其操觚擲管時業以淪
于鬼魅而不自知已故余謂返世之僞必從文
始余歸而逢里中諸生論文大都提此一字話
柄而趙生昌期朱生大啓金生九韶項生德弘
則契余言而其相底厲者每成一義必造余而

快雪堂集 卷之三
請焉曰先生視之得無漓於真不雖才力不同而識趣頗合久之其文成帙命傳之梓而題曰採真蓋不徒爲四子矢也萬曆己亥秋日時遊太湖東山客許氏之松齋

序曹周翰謀墅草

去冬余遊虎丘且登舟矣姑畱連未奮客有詫余曹生讀書閣甚勝宜遠眺爲一山之冠從之已曹生遣人肅客客幸須臾當裹巾出謁從之已曹生出如素相善余之趾亦不復能前矣畱

竟日繼之以夜再信宿始別去曹生復移舟相追訂後期乃返尚依依不釋也余何當於曹生而見好若是曹生爲人如高天列星皎然不欺曹好客而能擇與定交必名下士吾鄉李生玄白亦其一也其才甚大無所不宜所見於舉子業海水一滴耳然已窮高極深盡才人之致自名其業曰謀墅草若干篇而示余余按而觀之如餘霞散綺如初花含芳如深谷逶迤如孤岬秀絕如清流灑灑如遠樹蒙茸如夙將登壇如

快雪堂集 卷之三
老禪秉拂蓋評文家所謂佳者曹生幾盡有之
然曹生齒尚未壯也令他日居著作之庭極風
雲之思如余者山中老蠹魚又安敢操鼓旗相
見哉曹生名申錫字周翰弇州先生里中人最
爲先生所賞激曹生每爲余談先生感至出涕
曰先生實知我先生歿矣意者其在馮先生余
謝不敢當然繼弇州而起者曹生卽不可不勉
也曹生索余序其謀墅草宿諾久之再至虎丘
坐閣中書此天下從此知有曹生矣

題周生永年十義

吾友周本音以初秋過湖上卽示余從子永年
十義乞評數語余置之篋中數月本音歸途道
攜李徵前諾焉余始及卒業不覺三嘆技蓋至
此乎夫引商刻羽之于下里巴人三累之上也
然而和之者彌高彌寡雙示搏黍明珠兒子必
取搏黍姬人必取明珠鑿文亦猶此矣永年持
此將安投耶然西湖長瓣香今有托矣世有和
璧寧憂十座連城不至余方病脾氣息綴綴書

此不覺神王因屬本辛授梓以質海內知文者

題吳仲子初場七藝

余甲午秋識吳仲子於秣陵方以文字相知而仲子之兄伯氏故與先太山稱莫逆又新有姻連故仲子之見好特至仲子下幃攻苦如精進頭陀親朋希見其面顧獨數數就余印證所業惟恐後然仲子才高律細卽余無能爲役而不能仰其虛懷今年春仲子成進士余因伯氏得讀其初場七義如千里之馬馭以孫陽過都歷塊直流星一抹雖欲不與得乎今仲子且登承明著作之庭國典朝章借鴻筆馬則舉子業又不足言已因題其初場七義以祈之

擬山東鄉試錄序

今上龍飛萬曆之三十有一年山以東復屆舉士之期臣與臣某被命往登俊如額并籍其文以獻臣當序首簡臣之來也瞻泰山之巖巖覽東海之巨麗知其靈異之氣鍾於士類而萃于人文必有非常之才以應上之求而當任使今

茲錄之成亦彬彬已然臣之所以信諸士者言
也有所以言者臣所不能必之諸士者也臣與
諸士相知自今日始愛其始必憂其終臣豈敢
意諸士之終負臣而預憂之而預防之蓋言行
之岐心迹之判卽上世盡然聖人猶曰失之宰
予何有於今日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基厚也江河之流滔滔
萬里潤非不大而終歸之海有以下之其量虛
也彼一山一水之奇非無可觀挹之易盡耳是

以君子去彼取此諸士生海岱之邦仰止穹崇
目極浩蕩誦法先聖思奮明時日夜孳孳進德
修業銖積寸累不見其增有時而大日就月將
不見其益有時而崇丘陵學山以至于山百川
學海以至于海庶幾哉出雲流潤以澤天下其
何快如之然有本焉自一念之不欺始培一念
之不欺以爲基則日培日厚何難造天廓一念
之不欺以爲量則彌廓彌虛何難容地不然者
如飾穢物爲旃檀寧有香氣張瓦礫爲南金難

惑市兒多見其心彌勞而拙彌甚矣諸士有一
於此而臣誤以先資之言信之在今日爲誤收
在他日爲誤用誤收之罪在臣而誤用之禍將
及天下臣將何以自解故不欺一語臣敢兢兢
爲諸士誦之謹臣免臣惟諸士

擬山東試錄後序

夫有司以術籠士而券之乎文淺矣而文且日
敝無道德之澤六藝之腴先民之典刑而逞其
臆說飾以蕪詞剿竺乾之餘瀋以爲玄襲市井
之恢談以爲通言愈肆而愈浮意彌鑿而彌詭
雖廣厲申飭再三惟勤而積習已深改途不易
臣從臣某自鎖院來蒿目殫心去泰去甚今所
登錄庶幾雅馴然臣之所知者文也文而進之
臣不知也今日之文洋洋灑灑本之經術矣安
知他日不借經術以文姦也今日之文平澹無
奇發揮理奧矣安知他日不易淡爲濃反平爲
險而沈酣世味也今日之文明白正大深切事
情矣安知他日不爲不鳴之鳳結舌清時也今

日之文奇彩濃膚鬱爲國華矣安知他日不以
文章貢佞也寂寞投閣者卽尚白草玄之士羨
二鳥惜一飽者卽周情孔思之人彼文章鉅公
表表當年者猶然若是况中庸之儔耶臣故謂
文之離于質久矣上以僞取之則下以僞應之
上以真取之則下飾其真以應之真者十七飾
者十三疑真于飾疑飾于真是非非是毫釐干
里治亂因之如淄澠之合非易牙不能嘗也如
水乳之雜非鶩王不能擇也是故能辨僞則能
知真能知真則能知文能知文則能知士彼曰
士試於用而後知者何其知士晚也則其所以
知文者非也臣於是乎益懼

皇明四書文紀序

我國家以經義取士士非此雖才擅八斗學窮
五車未免有操瑟齊門之嘆故雄俊之士不憚
降格爲之而委瑣虛庸之輩亦囂囂然飾薄伎
以托一時之幸才而得者什五不才而得者什
一語云窻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又云不願文

快事堂集 卷之三 三九
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快哉斯論豈祖宗
睿筭將假此以磨礪豪傑銷其骯髒不平之氣
而用之乎而爲士者亦遂比之爲敲門磚門一
闢卽棄不用故其視舉業也甚輕而其與世推
移也甚速余自燥髮習舉業迨成名至今不及
三十年而天下之文凡幾變矣一變而爲嘉靖
晚年之華靡再變而爲隆萬間之刻畫三變而
爲今日之弔詭繆悠歲化月遷一唱百和東下
之流旣倒之瀾雖詔旨日下而不能禁也吾友
項庭堅氏憂之搜羅正德以前先輩試文窓課
若干加選焉得千餘首名之曰皇明四書文紀
而示余曰士熟此庶幾可以挽頽風乎子盍序
而傳諸廷堅與余素以筆研相礪切至彼此遇
合各修其業不衰課子授徒與經生無異不以
敲門磚棄之而當其執管時嘔心凝神務求作
者之意以適于甘苦疾徐之節神情寧厚聲態
寧薄要以不愧先輩典刑而止吾兩人之文其
不與世推移亦略相似也余闇且劣不敢雁行

事廷堅廷堅之才名方奔走天下此編一出家
傳人誦險棘者平夷淺陋者精深一洗近代之
習而登之成弘已前此可以旋至而立有效者
廷堅之嘉惠後學其無窮也哉雖然此可爲智
者道耳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華則啞然而笑世故
如此豈敢謂斯編之必有合也然廷堅之用心
則已勤矣萬曆己丑上巳日序

題黃野王制義

豫章生七年而後見澤中之蒲不踰年而拱陰
覆地矣蓋大材之不易成如此余宦畱都晚識
黃野王孝廉忠信誠朴擇地而蹈有君子之質
至爲文詞澤乎道德而藹乎仁義不爲飾說虛
車以弔流俗之好庶幾君子之文制業義其一
班耳不足盡野王也然頗有遇合之憂君子惜
之余以天生野王老其才而亨其遇意必有在
野王人品文章素與焦太史弱侯臭味卽弱侯
十年前亦野王耳安知其無弱侯之遇哉請縣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余書秣陵市以俟之丙申初冬日題
題王六息扶搖草六息與余相識於
六息往以文謁余白下官舍余器之立期其飛
翻乃猶然六月息耶今歲庚子冬過金沙復晤
余蔣墅蓋不相見四閱歲矣而其文亦沉深有
骨氣不以淪落損其天真卽榆枋間安得容此
大物天池不遠扶搖在足下矣故題其草曰扶
搖而梓之六息名雲鵬金沙人丁酉仲冬六日
書於金沙向蔣墅舟中

序徐生選葩經程墨

婁東徐生文任治詩遊南太學爲宛丘季君所
賞拔質高氣銳涉墳典而盛觀摩余知其必爲
令器是編卽其手選毛詩程若墨也余謂墨家
草茅先資之言得自揮灑故天真常有餘法度
常不足程家儒紳衡士之言得自鍛鍊故法度
常有餘天真常不足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近法
以墨爲程略加刪潤徒爲儒紳藏拙間遭拙筆
點金成鐵益令髦士含羞可嘆也余嘗欲取程

自萬曆初沂正始墨自弘德至今日先四子次
互經雜選之加精焉以爲後學式懶未暇也而
徐生能以毛氏詩先鳴余視先輩治詩者最多
名家其所著程墨皆炳烺一時久而彌新徐生
謹收之而他所採掇皆先品後工先理後藻以
存先輩典刑余有取焉令四子諸經皆得如徐
生者任之豈非程墨兩家一大快而余得終余
懶姑爲徐生序而傳之丙申秋日書於南大學
私署之澄齋

序嚴無知憑虛閣十五義

楚嚴生上知初字惟心余爲改字無知居近忍
祖道場而隣於江州界僅二十里嘗執藝李君
實司理而蒙其印可其淵源蓋有自也余屏居
謝客獨不謝嚴生而進之談藝汪洋恣肆匠心
而出有天風海濤氣色令釋褐而登著作之庭
儼然一敵國矣余喜甚恨得嚴生晚而又惜其
速別乃序其十五藝而歸之爲他日左券云

序李生豫章篇

快雪堂集 卷之三
李生名棟字隆吉余里中士始余居里中時與
其父隣父故賈人余嘗手撫李生孺子畜之不
虞其長而善弄筆墨如是又不虞才如李生而
蹇一青衿如羊腸九折之難扳也李生之才縱
橫奇屈如荆關畫山水全用擘斧皴不事纖巧
大都從太史公韓非淮南契入至醞籍沉深千
鍛萬鍊言不足意有餘使人徘徊三嘆智勇俱
廢必求之檀弓左氏或有當焉李生引其所長
攻其所短一日千里何難哉豫章生七年而後
見董澤之蒲再歲而拱把陰垂地矣大小利鈍
豈在目前耶余故名其業曰豫章篇而梓之與
知李生者共焉巳亥初冬日序於語溪道中

序吳無競制義草

吳生無競余同年文仲刺史之子而余門生于
中甫之高足其源旣潔其師匠又高且稟異資
是宜一日千里而揆之俯拾地芥者則有不遇
之嘆焉數年來吳生頻以其業謁余余不甚許
可吳生困甚今夏遣平頭奴持經書義各二十

首投余願得一言評之而察其竿牘中語如張甚余故自若且冗未及探也比吳生過余時有省侍之役又不及細語以行已余有事茗溪舟行甚暇試窺吳生作數行語氣和平意象超遠喜甚遂盡一帙不知日之移也余苦以惡文質者而意在佳評每見之物輒攢眉如有重憂蓋幾夫吳生吳生今日始可稱文仲兒中甫弟子青深於藍難爲父師矣方今士習矯僞文體浮薄衡文者深憂之間售庸淺之文爲矯枉計何不亟收無競至寶當前而不見乃走重價因三尺豎索之市肆得贗物而十襲藏之獻于宗廟嗟乎三尺豎豈別寶之人徒辱重價爲宗廟羞耳敢出吳生文藉以余言縣之通邑大都世豈遂無賈胡也乙未九月尹山舟中書

題剩技序

經義以取士士業之以應有司之求宜耳馮子謝經生三十年投老西湖片念灰冷何甘乎已陳之芻狗而沾沾縱筆爲馮子曰天下巧生於

習習生於專專有意習無意無意而意生
意生而筆到有不知誰之爲之者進乎技矣
余何敢當顧或以友朋訓答機觸情生宿習
忽現不覺淋漓滿紙殊自喜不忍棄擲鄭生
孔肩石生介卿好之謂猶存先輩典刑遴而
缺之余亦不拒目之剩技謂近無當有司之
求遠不足副名山之藏姑存之云爾

快雪堂集卷之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送曾舜徵先生歸楚序

名鳳儀

佛法西來在仲尼沒千餘年之後時無大聖賢
爲之主張以故俗儒紛紛競立門戶莫肯相下
窮攻醜詆甚至欲火其書廬其居而後快譬如
三家村學究道遇衣冠偉人不暇問姓名修揖
讓而避之惟恐不遠絕之惟恐不亟曰吾父兄

子弟或者去我而就彼也始則吠形終則吠聲
率天下之人而與佛爲仇自障障他俱就淪溺
可嘆也夫法吏入人之死必按其獄詞獄詞之
不知而以意輕重之則途之人皆不免矣自唐
以來闢佛者多矣而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有
能通其一字一義者乎宗家所傳一切功案言
句有能當下無疑者乎闢佛而不能知佛之說
何異不按獄詞而輕殺人夫佛卽自心離之不
可而其說亦如日月在天有眼者共覩乃拘儒
欲以闢之爲功是猶自抉其眼而曰天上無日
月覓心不得而曰我無心也竊謂愚人信佛以
迹智人信佛以心中人疑佛之迹而并疑其心
世之愚人中人多而智人甚少故佛不甚信於
天下余也少知信佛而不能無疑其迹旣則并
其迹而融之爲心卽不敢當智或庶乎進於愚
者矣曾舜徵先生楚人也而信佛與余無異初
亦兼信玄門余以偏師攻之巢穴立搗而一意
於最上乘寓樵李踰月時相從詣楞嚴靜室就

正達觀上人上人蓋以最上乘誘余者也至是以誘舜徵舜徵之友豫章羅晉明先生雅以儒自固不覺亦豎降旗所謂塗毒鼓聞之無不灰者今舜徵行矣舜徵仕爲長洲令大能以實心爲政而竟不及見其成且以調去此其民之不幸舜徵則何有語云逆境如當面箭故易避順境如腦後箭故難避人之所弔余之所賀也此如大火聚中忽投之水其光明寧不益熾哉舜徵勉之矣達觀上人自作懶瓚歌贈舜徵且謂

余亦當有言余感今之士大夫助佛者少而重有賴于舜徵故爲述其意如此乙酉二月八日
檣李馮夢禎撰

送王中丞歸東魯序

中丞王公之蒞浙也余適官陪京不及從二三父老持壺漿迎勞道左瞻顏承誨于檠戟之下然公所以撫浙狀則習聞而心儀之公持身廉儉比於寒峻持重識大體屹如山立遇事以義可否無所阿隨銷遏亂萌在談笑咄嗟間而人

不知今東夷雖款禍心叵測星祥地沴日形四方之牘饑寒困窮之民將不勝敲朴或郢其在心於五步之內而吳越間七八大郡俱控帶江海賦稅當天下半最爲要害重地其厘明天子旰食豈細故哉如公之才望故宜十年倚重而一旦以璽書賜免衆共錯愕而公聞命之日懣然自咎每謂所知曰撫臣按臣均有地方之寄上軫匹婦冤赫然震怒至逮治按臣關三木北闕下而臣獨得幸免放歸田野爲聖世之逸民

慙負天地臣惟戴聖恩浩蕩至沒齒耳其何辭之與有余聞而賢之夫臣之事君其分義之深至猶子於父母萬物之於天也天無不覆而雨露霜雪或異其施戴雨露而忤霜雪非物之常也父母無不愛而鞠育教管或異其施恩鞠育而讐教管非孝子之常也我皇上神明睿聖天慈父義與太虛同體衡尺侔用豈有竟日之怒終歲之譴安知今日罪公而他日不召公乎或再假節鉞或遂綰樞管福澤天下揚光竹帛皆

公分宜有之亦我浙父老所共延頸而祝公者
雖然余以爲公之歸有甚樂者焉富貴之士無
論已功名之士借富貴以爲籍得之則喜失之
而不能無憂至于道德之士則不然進亦可退
亦可退而復進亦可至于屢進屢退亦無不可
其蕭然林居之日不知有竹帛軒冕也一旦竹
帛軒冕其蕭然林居之心自若也山可樵水可
漁田可耕子孫可教六籍之奇文百家之芳潤
可抽可玩其視籌邊海策兵食寇敵在前議論

在後勞逸嶮夷之數豈但九天之上望九地之
下而公一旦去此得彼公之樂何如然公之樂
乃吾浙之憂將海內士君子所共憂夫豫章之
材生七年而後可見至于爲棟梁則其飽風霜
閱歲月深矣人材之成就也亦然今天下鯁亮
卓犖之士培養于先朝大自不易又嚮用之日
少遺棄之日多喜其進而援之者少樂其退而
攻之者多進必以累薦退常以偏辭豈非世道
之憂哉公未入浙以前十年所余聞其生平于

快雪堂集 卷之四
同年傳侍御伯俊甚詳知其必不忍以一已之
樂易世道之憂也他日徵書下東魯豈難蚤出
以慰海內士君子而副浙父老之祝也哉公將
以三月某日受代行諸父老徵余言爲公贈敬
敘所懷如此公歸而以余言質之伯俊當不至
河漢矣

題臺閣重封圖

臺閣重封圖者余所親吳中甫諸君子授意畫
工作之以祝歛令方伯文明府三年奏最者也

伯文公車時識余白下伯文博雅工古文辭有
研僻囊中佇古研十數枚將易之爲公車費而
寶玩者不與焉余得一二在余室中稱上駟矣
明年伯文成進士尋以艱歸又三年除歛令歛
故巖邑伯文雅操通才未幾政譽鬱起性故好
客客多趣之伯文能使人意得又不以客故撓
政清不疵物通不傷教百姓歌其愷悌賓客庇
其旃幪三年政成且上最天官氏當有及親之
恩綸章之賜諸君子素在春風中或以通家或

以年籍不勝踴躍歡喜爲圖以祝名曰臺閣重封臺閣爲清切禁嚴之地其官則御史大夫尚書師保伯文才望德量他日終當至是重封則品高恩侈絲綸之寵將及之三世四世而今日一命之沾實始基之矣馮子旣序其意復系之

詩三章

北瞻燕薊神京在焉有臺有閣居彼羣仙豈弟君子福履綿綿今始一命旦莫九遷九遷維何終踐臺閣歛惟棠陰式歌且樂豈弟

君子德行有覺宜贊天子燮調幃幄幃幄孔嚴福澤其溥如彼山雲普潤八埏爾爾爾祖鸞誥蟬聯恩紀重重逮爾他年

賀休寧李大夫三年奏最序

國家考功法外吏視事三年滿則上其治狀中丞直指使者核其實等之上天官氏達于天子其最上者天子賜璽書褒嘉得封贈其父母若妻恩至渥矣而不中情者或十而一二大都上恩可徼而民心難奪上官之耳目可掩而公論

之是非難逃則最而未必最與不最而蒙最賞者往往有之於是考功法不足盡恃而民心公論反得叅之以爲重漢中李大夫之治休寧三年于茲矣余不識李大夫而余之交游新都人士時有故李大夫之治狀余卽不習而新都人士類能爲余言之或曰大夫之聽訟也必以情兩造在前理析而衷諭之可息則無需對簿可服則無務鞭笞可宥則無入贖緩卽不可且無厭三復雖盛氣深奸者久之心折天動叩首輸

誠之不暇矣或曰大夫之行鄉保法也俾一而不分勸懲扞禦於是乎在其不可化誨強梗弗率者始逮而麗之法羣不逞凜凜境內謐如矣或曰礦稅二役起中使旁午於道諸附離之者狐鳴梟張恐嚇諸大家幾至騷動大夫曰無恐密爲調劑究以安堵或曰邑故稅券有征一批根則多浮羨大夫曰解額無歉足矣吾安所取餘視往所征者十不及二或曰大夫于青衿士則嚴師帥也季有試月有會講有期日視而教

之以故人人拂拭砥礪文質靡自廢者或曰水旱不時大夫則損騶降服徒行露禱精誠所格年穀賴之大都大夫爲政簡靜寬大不爲一切煩苛惟是矜矜去浮存約息訟安民爲務其大者如此至他瑣屑未易詳述以故下車不閱月而民和不閱歲而頌聲作不再期而薦剡上騰今三年政成矣惟是畿輔郡邑以中丞臨者二以直指臨者按臺而下鹽屯諸院幾六七而後爲監司爲郡守倅又不下十數絲牽繩聯耳而

目之者至多而摘而聞之者宜亦不少今翕然而稱曰李大夫才而賢廉而能豈可易得哉以諸中丞直指使者監司郡守倅數十人之口而符于百里內外之口及往來新都武林數千百人之公論又甚合而不異如此則李大夫果才而賢廉而能矣最而最最而蒙最賞孰曰不宜於是余門生某等乞余一言賀大夫之奏最敬述平日所聞於新都人士者次之如此然余又有進焉余聞大夫生漢中世家以孝友著聞書

稱君陳孝恭施于有政則今日休陽之治行大
夫孝友之餘也他日應召自給事侍御至大用
福澤天下又休陽之餘也遂受簡書之以爲大
夫賀

賀上虞令琴川徐大夫三載奏最序

自古儒林乏政事循吏寡文章豈非以兼至之
難而天授之不易併耶以余所見今上虞徐大
夫廷珍氏其庶幾焉大夫海虞望族故老英孫
寒芳早歲歌鹿壯齡三上公車始成進士登高

望遠賦壓江左弔古悲今氣凌燕趙黃金臺上
慨駿骨之難收烏衣巷口傷燕飛之異處所著
有南北二遊草吾友王百穀先生爲序其首玄
晏佳篇與左思傑作蓋交相重已然則大夫固
文士哉世俗每譏評文士爲不諳吏道文士亦
多屑越世路自快胸臆嗤簪笏爲朝露之榮委
簿書于吏胥之手身毀名滅職此之由大夫不
然初至樂清實惟海濱下邑軍民雜處風土獷
劣雖形勝有鴈蕩龍湫之奇而習俗無絃歌禮

讓之素大夫下車力任興革有樂成六議一職
守二城池三風俗四約保五里役六驛鋪因病
製藥中表裏陰陽之宜緣弊設防適高下緩急
之序又有兩山議鴈山如議則僧產可以贍賓
客而邑無供億之擾玉環如議則曠土可以給
屯種而邑有防衛之固上官見信漸就施行而
大夫以更賢徙今上虞矣上虞佳山川數東山
仙洞不堪與鴈蕩龍湫作奴而民俗刁惡則僅
稱樂清伯仲徒以錢穀相較浮二萬之數遂稱

優改大夫治上虞猶樂清也而加苾焉大夫兩
宰敝邑意在張絃學而入政巧同製錦其始不
無麤裘之謗未幾而興麥秀之謠海濱棘樹盡
爲召伯之棠虞江桐枝行棲黃霸之鳳或謂大
夫爲吏不避盤錯則虞朝歌之智也訓民以禮
則劉東平之教也庭無留牘則蕭永寧之敏也
摘發奸宄則祭偃師之神也視民如子則卓密
縣之仁也所去見思則召穀陽之良也昔人有
一遂足播馨前史大夫兼美豈不競爽今朝而

兼以華奇高秀之詩雄渾歷落之文旣收春粲
復採秋實文苑循良之傳兩借高名游夏路冉
之科雙輝聖典諱若大夫者豈徒文士已哉將
所謂天授非耶大夫以癸卯秋分試浙闈得士
若干而首仁和沈君守正沈君藻彩旣凌厲時
髦而其行誼復卓絕梓里人品文品玉潔珠輝
座主門生雙清等潤矣于是大夫治歷三載當
上最之期恩逮二親有榮章之錫沈君義在通
家情均賀客雖鄙文不足以喻高深而寸衷聊

假以陳踴躍云爾謹序

贈大叅咸寧顧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今上之十五年丁亥三月咸寧顧公以刑科都
給事中擢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居官二年寬和
明慎自寮友以達士民無不翕然稱之今年二
月擢廣東按察使惟公先期以齋捧行矣寮友
大方伯吳公以下且遣信使追賀公於家而徵
一言于不佞禎以爲公贈豈以不佞禎嘗備員
史官今雖廢退宜不忘屬詞之業而又浙人也

縉紳大夫臨浙而其人賢者足重浙之人可使
之無紀與迺受簡而著其說夫吳公輩之於顧
公也以寮案之分金蘭之契而當去留之時有
感焉有賀焉有勉焉人生天地間風萍耳倏而
聚倏而散或又倏而聚皆不可知而仕宦尤甚
其初四海九州之人也一旦聚于一堂而爲膠
漆爲肝膽已肝膽膠漆之矣而復爲四海九州
羽翼乍分形影長隔撫關河而流涕攬徒御以
增傷人生有情誰能遣此愚所謂有感焉者此

也夫誠愛其人矣則必祝之願之冀其官日尊
名日高以爲交遊光寵今顧公業自右叅政晉
按察使矣按察使之上爲左右方伯方伯之上
爲卿寺都御史爲六卿師保循資而得計日而
遷不數轉而可以極人臣之貴愚所謂有賀焉
者此也然竊聞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誠愛其人矣而徒以尊官高名
目前光寵爲祝毋乃爲姑息之愛而君子所薄
乎况顧公賢者素以誠心直道備朝廷任使自

州縣而諫省自諫省而藩臬居其位則事其事
事其事則心其心今日爲長憲則長憲而已矣
今日在東粵則東粵而已矣自此而進焉雖公
之厚福深器如執券而取之而公豈有是心耶
吳公輩與公以道義相切磋其心必有同然者
古詩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其吳公輩之
所以祝公者哉愚所謂有勉焉者此也前二爲
人之通情而君子所不廢後一則惟君子與君
子有之耳遂敘次其說以塞吳公之請而求正
於公公其有當乎斯言否

賀大叅霍翁劉老公祖考最加恩三代序
公自紹興守擢憲副備兵嘉湖也不佞禎適解
南司成綬而歸幸從鄉士大夫數奉公顏色公
進而教誨之無倦公故寬然長者而性凝重不
泄持三尺甚嚴郡邑屬吏惴惴稟約束以行靡
敢不肅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久之獄訟衰息盜
賊鮮少部內大治於是中丞直指使者交章薦
公可大用擢左叅政督糧儲公雖去嘉湖而槩

戟在近我二三士大夫幸不離覆露時進而問
公起居無恙於時天子慎官賞銓部疏擬除授
輒持不下司道多闕以故公雖去嘉湖而時攝
道事間從直指使者行部嘉湖數百里間黃童
白叟無不携持擁觀喜相告曰是來者其前備
兵劉使君與車輒泥不得行其得民心如此公
青之壽光人其先世太子太保大學士文和公
以宿儒舊學宣密勿之猷遂爲青齊望族而公
之大父處士公潛德勿耀以基顯融篤生商州
刺史龍洋公奮身賢科沈淪州縣屯膏未光顧
嗇于遇而昌于詩興到淋漓咳唾珠玉今讀申
少師所撰墓誌與龍洋遺稿不勝慨慕願見其
人龍洋公六子二成進士一登賢書一膺歲薦
而公行在五黃河萬里始于崑崙江出岷山僅
可濫觴終滔滔以紀南國則公今者崇勛茂伐
漸著漸廣以階大用其事業未可量而謂非處
士刺史二公有以厚蓄而深培之耶今歲秋公
以大叅秩滿上績天官氏天官氏最以報天子

恩數如故事於是晉公階中憲大夫而處士公
刺史公二世俱贈如公官妣及妻進淑人錫之
誥命綸章炳煥光映海甸非獨榮閭里侈稽古
已也於是公之僚友左伯溧陽史公右伯新安
范公將陳牢醴飾玄黃以昭忠信而鳴踊躍謂
不佞禎自公在嘉湖時卽叨覆露事公久必能
習公而言之遂授簡焉不佞禎何敢辭竊念公
誠與才合所向有聞自郡理郎曹以至二千石
周旋藩臬左投左效右投右效民瘼國計如秉
燭臨照不爽毫髮一旦當機有立斷耳我東南
歲漕以實京師雖非細事借公專督猶有餘閒
進之假節鉞專制一面雖黃河安流北虜係頸
公且咄嗟辦之又進之握樞秉銓威懷四夷澄
序萬品位愈尊而績愈高天子嘉之將八命九
命隆錫無已卽處士公已上預褒顯焉寧止於
今日之典耶而公于此時有益恭循牆盡瘁職
業以副上恩耳不佞禎忝爲棠陰舊物且與二
三士大夫日矯首而祝之敬序次其言以塞史

公范公之命

業以賀郡侯車春涵三年考績序書

車侯之守吾郡閱歲耳而通前守閩之福州則已滿三年當考績矣故事二千石考績不自行則撫按官序次其治狀上于天官氏而殿最之其最者請于天子進一階父母若妻皆有綸誥之錫所以重守臣勸司牧所由來尚矣始車侯解福州而卧楚且八年于今幸其母王太恭人在養既得吾郡之命依依不忍行太恭人實強

之來而車侯歷官俱不滿考而遷以故太恭人尚未沾一命先是國本肇建覃恩內外吏諸方面大臣自牧守以上有治狀者卽未滿考當得本等恩典則太恭人一命又無侯侯之考績矣侯故郎南禮部余時待罪南司業侯高才善賦詩相得驩甚無何以福州之擢別去今十餘年而天惠徼福吾郡遂以侯來侯之前守凡二輩皆不良去署事者未免以代庖不能展其志郡事日就頽廢至不可問矯首賢牧之臨不減雲

寬衽席侯始入境父老贍其狀貌聆其言喜而相告曰是長者當活我而侯果有以藉之前此稱良守者曰不私民一錢而已曰卹窮民而已不知廉特可以善一身廉而外大有事在廉而棄事任其廢隳謂守何窮民宜卹矣而民之富者與昔仕於朝而里居者此則地方之元氣所謂子弟中之賢且異而培養恐後者也獨從而催折之豈可謂平平侯則不然治身甚嚴而治事甚敏待民如子弟而待士如賓友以故朞年

之間而政通事舉吏民安堵七邑諸大夫莫不瑩精一志以奉侯之德意釋鈎鉅而從寬大獄訟衰息禮教將興寒暑以時三農卽敘且也吾郡在蘇湖之間蘇訟于民而湖訟于士獨吾郡號稱無事享熙恬之樂而侯得以政暇入而奉卮酒以娛太恭人出而從僚佐鄉紳訪南湖煙雨之勝賦詩乘興以鳴逸豫此可以睹長者之效已所惜者侯旦暮當膺異擢以去而不能久爲吾郡私耳夫以侯之賢在一郡則一郡重在

朝廷則朝廷重從此叅槐棘佐鈞衡福澤益遠
寵錫益侈而從二千石始卽吾郡其與有榮哉
於時余同年郡丞南陽馬侯徵余言以爲侯賀
敬序其說以請政于侯者如此是爲序

賀朱郡公三年奏績序

浙於天下稱首藩而杭于浙又稱首郡挾湖山
之麗而帶江海之饒地雄俗侈稱不易治而藩
臬大僚洎中丞直指使者又不下十餘輩臨之
于上太守日坐堂皇治事無幾卽駕而省視諸

貴人起居及造請郵傳使客惟謹往返數十里
風雨無間復坐而治事嘗至丙夜不休以爲常
故非精敏而知大體者不易治辦而朱公其人
也歲乙未公自郎署高等出守吾杭而余適解
南雍篆而歸西湖得從此中二三父老朝公見
公寬然長者無疾言倨色論事鑿鑿中窾而不
煩詞退而告人曰杭有賢守矣時稅礦之役煩
興中使相望于途且俱建牙於此公調劑其間
莫不中適卽暴梗者咸格于公之平恕而無敢

譁民以不擾蓋自公守杭而椽公曹不得爲稽
老吏惴惴亡所容口伍伯植立如土偶人有長
技而弗克施雉門之外往往草生食肆無所規
利或相率徙去臺使中丞以下設有大事往往
就公受畫公守杭今三年矣而所上課最百倍
於他郡先後所積薦牘復十於他守故事守臣
考績不自行而撫按代上其事以受兩薦爲及
格得加恩身以上下綸章炳煥被于存沒惟公
于格不啻過之於是僚屬士民受知于公而喜

公之得當上恩者莫不爭持羊酒賀公而運佐
霍公郡佐唐公倅韋公致幣于余徵詞焉余應
之曰公實有德于杭余以流寓辱公不鄙夷而
部士蓄之卽無三大夫之請其敢無詞以賀况
命之耶雖然公之來也吾士民沾沾喜與其德
我而今也久于茲至于三年譬如幼稚之依慈
母侍賢師弱者立而蒙者開矣所懼者慈母賢
師一旦去已而他之也今天官氏且奏公異績
天子嘉納下詔徵公或如漢事入爲九卿旦暮

去此吾儕士民將焉所依喜不將轉而爲懼乎
三大夫曰子不聞與今撫按兩臺念公之德于
杭而杭之士民不能一日釋公使去也業爲請
於天子卽擢公幸無使去浙天子可其奏下天
官氏議矣余曰雖然寧如守之親哉以視他擢
則可已卽所請必得守而上臬副而已臬副而
上藩叅知而已憲使岳伯開府而已此土卽于
公有緣今公遍歷茲位寧能禁公之終不入爲
九卿佐天子運斗杓酌元氣耶三大夫曰吾子
于公可謂愛之至矣未知義也使公恩在一郡
不如在一道也在一道不如在一省會也在一
省會又不如使公居朝列而恩在天下也公廉
靜寬和當大事不動聲色有大臣之器日暮且
列于朝吾儕居下僚事公有年飲和佩訓卽旦
夕不能釋公豈後于此土人士然離合久暫有
物制之居則相愛去則相思義如是止矣子柰
何必欲久公耶余大笑曰有是哉吾儕小人不
知大義知愛公耳退而序其說以爲公賀

快雪堂集 卷之四
賀仁和朱侯奏績序

始朱侯登甲科年才弱冠俊聲滿都下人謂侯必膺中祕選乃竟補邯鄲令邯鄲古趙都民無不彈箏吹竽士慷慨悲歌輕歿而重氣今遺風尚在頗稱勁悍難治侯治之幾三歲柔服教化士民安焉中丞直指使者前後來皆以循良薦章凡六七上侯率居首人謂侯旦晚當膺省臺異擢無何遭艱歸服闋謁補闕下時吾浙之仁和令缺銓司難其人得侯喜曰此故邯鄲令久

以才著者也是宜往於是侯畀仁和侯初下車迄今四閱月耳而奸梗者懾于侯之神明柔愿者保于侯之豈弟士樂膠庠農狎原埜庭不擾而夜不驚百里內外驩呼祝頌曰天平幸以朱侯賜我其無疾病災沴而常撫吾民乎蓋他人所三年九載拮据而不能得者而侯以三四月得之侯真異才也哉亦異人也哉於是通兩政月日侯當考績矣考功法以郡縣長吏職親民免其付部而兩臺使者核其治狀以聞名在

異等者得給勅命進一階并加恩所生天章焜
耀均被存沒蓋臣子之殊榮孝思之盛軌也于
是鄰邑大夫錢唐劉侯等當持羊酒賀侯而藉
手於不佞一言不佞辭不得則反詢于劉侯等
曰諸大夫所以賀侯者其指何若咸稱曰侯始
至衆相目文弱一書生耳不謂其才思如神縱
橫超脫觸途無礙若此吾觀侯于三四月而三
年可知已又觀侯於仁和而邯鄲可知已又觀
侯於令而他官可知已自此進之侯之官益尊

績益高而天子之加恩亦不貲將所稱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者特旦暮事此固可以賀侯不也
余曰是已未盡也夫諸大夫所稱者侯之才也
才必與誠合而才始大才大故屢用而不折久
屈而必伸豈徒剽繁理劇雖宰割萬幾運量天
下無不可然才大者其衷未嘗不兢業兢業者
誠之著也故有才而常若無才余以銓量千古
凡豪傑而聖賢者莫不皆然故才如周公而仲
尼猶戒夫驕吝驕吝者又兢業之反也余一再

見侯矣睹表察裏而知其誠有餘也誠有餘則居才用才如丁之牛僚之丸世又安得而困之一試邯鄲再試吾仁和萬分一耳是可以賀侯已諸大夫曰唯唯遂錄其說爲侯賀并請政云

賀海寧令靜宇林侯奏績序

故事綰邑符而共屬者每當考績天官氏則隣邑致賀不徒玉帛筐篚之爲兢兢必徵文于能言者以序其意而重之禮也于是莆田林侯以名進士令杭之海寧三年矣而仁和劉侯錢唐

朱侯以下八大夫修故事授簡不佞禎不佞禎自惟古人贈言之義甚重而後稍易之至于今上者較工拙下者較多寡有無比於俳優擬于鞞悅且也習腴市交以文爲鈎餌者紛紛而文逾輕矣不佞禎卽非能言者而不敢以言爲林侯市八大夫固以請不佞禎不敢不唯唯按海寧故鹽官之地自煮海以來姦民世擅其利喜攻標爲姦而士大夫習短長說武斷其鄉爲兼并愉快令不敢問以故多溺職者無問善去已

快雪堂集 卷之四
林侯故長者貌恂恂温恭言如不出口而精行
神喻不踉而走百里初下車矢其民曰爾吾赤
子焉有赤子而詐事其父母者又矢其士大夫
曰爾士大夫中上者吾師次亦不失吾友吾切
嗟所寄焉有師友自爲而以詐相後先者請從
今日始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各以誠心從事有
渝此言明神殛之于是上下灑然聽侯之約束
惟謹蓋侯之衷情潔白如明鏡止水而誠以養
才妍蚩坐照不爽絲毫故三年之間良者欣

其樂易而姦者惕其精明才者快其甄陶而不
肖者樂其容庇利無不舉弊無不革徵輸無煩
鞭笞而獄訟化爲禮讓卽有大姦惡亦有所制
而不敢肆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蓋今之海寧非
昔之海寧矣今天子富于春秋以精明神聖綜
核吏治而天官氏以六計詔天子廢置將遐陬
僻壤之吏微長寸善與其瑕疵無不上聞而况
吾浙大藩有如林侯循良豈第卓卓如斯者哉
有命自天朱紉方來卽此邦冠帶之倫下及黃

林侯故長者貌恂恂溫恭言如不出口而精行
神喻不經而走百里初下車矢其民曰爾吾赤
子焉有赤子而詐事其父母者又矢其士大夫
曰爾士大夫中上者吾師次亦不失吾友吾切
磋所寄焉有師友自爲而以詐相後先者請從
今日始爾無我詐我無爾虞各以誠心從事有
渝此言明神殛之于是上下灑然聽侯之約束
惟謹蓋侯之衷情潔白如明鏡止水而誠以養
才妍蚩坐照不爽絲髮以故三年之間良者欣

其樂易而姦者惕其精明才者快其甄陶而不
肖者樂其容庇利無不舉弊無不革徵輸無煩
鞭笞而獄訟化爲禮讓卽有大姦惡亦有所制
而不敢肆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蓋今之海寧非
昔之海寧矣今天子富于春秋以精明神聖綜
核吏治而天官氏以六計詔天子廢置將遐陬
僻壤之吏微長寸善與其瑕疵無不上聞而况
吾浙大藩有如林侯循良豈第卓卓如斯者哉
有命自天朱紉方來卽此邦冠帶之倫下及黃

童野叟無不欣欣相告割鮮灑酒爲林侯稱慶而况茲八大夫有同官同僚之誼其喜形于色情見乎辭宜何如者不佞禎請繹八大夫之意而颺言之夫世稱畏途同官爲甚有善則惟恐其得名有惡則惟恐其不著陷人而已享其利傾人而已辭其名雖情狀終不可掩名位終不可攘而利源所染皆競爲之今八大夫皆君子也視林侯之善惟恐其不著而政績之不高出已上也其一仕如渡海風波不測而令爲甚今

茲諸大夫之相視如共舟然惟恐帆檣篙柁之不固而一人用力之不同也至考績則渡且半矣而出險到岍之慮於林侯尤切切焉不徒喜之而已其二吏者以年勞爲差遷轉有序惟郡理若令高等則有行取之典在今雖暫廢而我皇上一日斷而行之則林侯與諸大夫猶可持券以待今仁和劉侯且敘遷矣雖與斯舉而能無離合之感耶其三至林侯之所以荅八大夫而塞其意者更自有在林侯出閩之名族父兄

宗黨以宦業有聞者幾欲冠冕海內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林侯以之從此赴徵書職言路或贊
銓衡卽槐棘以上且問津焉養其誠心而措之
竹帛在望箴不濟已其可以一方之循吏限林
侯哉此又八大夫之所厚爲切磋而引領侯之
者已因序次其說以復八大夫而爲林侯賀其
無俳優鞞悅我否

送似塵洞聞二上人遊方序

昔人有言事寡則矜全之情薄處厚則資生之
慮深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登高不懼者胥
靡之人也至哉言乎出家兒披如來衣荷如來
法而沈溺熟境增長閨閣習氣欲斷生死趣菩
提此如適粵北轅無有是處似塵洞聞二上人
一脫逢掖一逃外法俱奇男子然體質文弱不
耐勞苦一日以達觀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
瓶錫方出門時已無萬里十方諸佛所共讚歎
媿余聞道有年而依違世緣尚戀簪笏青山不
返白社久寒侵尋五十思之汗下因感二上人

之有志書此送其行且以自警云丁酉冬十月
夜漏二十刻真實居士書

贈守菴專上人遊方序

佛記末法中磨波旬眷屬現沙門身破壞我法
今正是時以故所在僧徒多毀棄律儀而從其
便雖不公畜妻子而飲酒食肉無異俗人甚則
行爲剽劫處爲屠販滔滔者且胥天下而波焉
豈無卓然樹立者而一切厭薄之曰是剽劫徒
販流也不然則表緇而中素者也又不然則庸

庸者也吁可嘆也夫佛滅後以波羅提木叉爲
師旣已毀裂禁戒而僧其衣禿民禿民卽投裔
亦可至今卓然樹立者槩從厭薄不能安其居
修其業有護法之責者能不痛心哉守菴專上
人向居淨業堂與余同昕夕者兩月上人淹通
義學而持戒尤謹食不過中操行清句有如寒
雪比掩關武康山中爲山民所侮不自安而出
乃復就余拙園上人嘗居天台之華頂修淨土
觀三年遂感怯寒疾至是益甚甘火如醍醐食

惟糯粥非新起鍋不堪入口雖體貌羸弱而光
映人有如霽月非所謂卓然樹立者耶今歲春
上人且別余而行上人所至當如景星慶雲爭
爲禮供况天龍呵護不宜有他然或如武康山
民不能有其福田者未可知也乃索余一言爲
金湯余感然傷之遂序其說如此上人由此益
進將洞明向上事爲人天眼目而世之僧徒聞
上人之風俱汗額剋責勉於持戒令舉世之人
知有三寶如皎日在空人人成佛磨波旬宮無
處安立豈不大快上人勉之

讚曹林禪兄任鄧尉緣事

鄧尉山爲吳中最佳處曹林居之如龍藏海虎
藏林風雲叱咤百怪震恐足爲吾道生色余往
歲得北板藏經韜以朱櫝四十暫寄楞嚴者以
藉師山中翻閱余懶且拙終當拂衣從師菟裘
可無營矣師手無一錢修舉廢墜日暮改觀則
給孤祇夜之事余有讚嘆耳

送輪比丘從達觀禪師行腳還日掩關吳

門虎丘空谷禪房序

輪比丘者達觀禪師之最初導師也師云十九歲時自北方至吳門偶接輪輒相引納師一日閱通鑑輪舉達磨手持春秋曰血腥語師不覺慘然抑邁往無前之氣而受慈忍之銜勒一言實啟之矣伍胥復大讐而投瀨水之金淮陰侯既貴而酬漂母之德烈士肝腸故如此况出俗拔苦之恩乎師嘗揭古雷贊師見百丈後歸度受業本師因緣見示曰予知之乎吾終當了此

乙酉春師將北去誘輪至楞嚴與之剃染而屬藏公無何輪以緣薄自引去又六年至今歲辛卯師將納所書經於晉陽之蘆芽鐵塔春月自金沙啟行聞已渡河矣時余遊吳中忽報師至以是月之廿一日初更相見於陸墓始知師憶前事倉卒南返竟以慈心方便從當湖朝海菴中得之輪時年已五十二既相見勢屈辭窮痛哭悔恨如見慈母師携之至吳江之報恩寺於石佛前授以五戒輪作發願文辭甚哀切余戲

謂師今日之事可謂七擒七縱南人不復返矣
輪且從師北行約南還之日掩關虎丘空谷禪
房三年書法華楞嚴各一部以報父母書梵綱
經若干部以懺破戒之罪師云吾在南岳夢輪
持犬革來吾手奮之及北上屢夢輪則方袍矣
輪當終不負我嗚呼師之精誠卽頑石可裂豚
魚可感况輪亦聰明男子餘年幾何而不自奮
激哉古靈之本師惜逸其名族輪勉之余且握
管而續僧寶焉輪族姓金氏崑山人名明覺師

以慧輪字之夏四月之廿一日序

送昭慶寺楚林葦舟二上人充住持入院

序

古之住持有司以禮迎致十方明眼尊宿叅堂
入室俱一時龍象王公折節士庶歸依何其盛
也而當其時尚有如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
之歎况浸淫至於今乎武林五山俱設住持而
昭慶處城湖之交最繁最衝以故住持歲易且
並用二人非練達世故才行俱優者不能舉其

職今年辛卯楚林葦舟二士實任之將入院謁
真實居士請曰公金湯大法敢乞一言以爲寵
居士笑曰二公新充住持吾且願作入室弟子
錄葛藤話柄而反從俗士乞言耶爲大笑不止
雖然今之時非古之時而敢望今之人爲古之
人乎楚林名大楠通儒書言溫氣和律身以法
葦舟名清臻篤實無華爲同祖兄弟德臘相若
一寺所推重其能舉住持之職無疑如其因羊
泝禮望二公爲古之住持則吾又不能不爲今
之時三太息也二公其勉諸萬曆辛卯月旅太
簇吉日書於武林別業之遠樹樓

送果上人任玄同序

果上人任玄同過居士乞護居士曰二氏主釋
與聃兩家焉如水與火玄同道者居也佛者入
焉無乃傷教而敗族乎且上人巳住龍井矣有
此何爲上人曰果之先有僧真志者居之果爲
第二世佛菩薩普入一切度苦衆生道者之居
不賢於三惡道乎果十九在山十一在城有此

以憇可也且果有上方而棄之去住惟緣豈戀
此哉居士曰然子以無心而居余以無言而獲
遂書此送上人入院時萬曆己丑六月二十一
日也

送柔菴和上人以請大藏入京師序

和上人初住塘棲大善余識之時方飭僧十萬
八千已建本鎮大橋已造水陸聖像首尾廿年
奔走經營無頃刻休止而精神益奮此其心何
所爲耶余間諷之住山曰和更有願聞大藏北

板最佳我皇上崇護佛日遠近諸山俱被新賜
和今如京師一請之挾藏以歸和則隱矣余阻
之曰談何容易去春如法師行氣猛如龍今滯
於北藏無影響寧煩益以子耶曰佛法機緣凡
情叵測和卽往而聽焉可公幸文而送我余每
歎任事者見利則進見害則退故十爲而不能
一成佛者不然誠心直前見害不退雖以身殉
之如棄槁枝故十爲而十成以和上人之精誠
蹈水火入金石無不可况諸佛威神實加彼之

快雪堂集 卷之四
耶上人往矣金函玉軸之南來吾翹首俟之矣
萬曆辛丑中秋七日

快雪堂集卷之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賀南少司馬敬翁許公考績加恩序

今南少司馬餘溪敬菴許公蒞事滿三載于考
工法當如京師公時署典畱鑰不果行而以疏
請天子下之太宰覆公稱職有狀得進階蔭子
加恩祖若父如公官綸誥輝煌以彰勞臣之勤
禮也於是司屬某等將徵文稱賀而因同年華

亭潘君以公意屬簡于余余念沐公教愛餘二十年所至備員南雍公日進之切磋引翼如家人兄弟者三年余懶慢庸瑣負公實多茲舉也微諸君子命之故宜爲役况公意有在業唯唯會余被旨放歸浮沈幾半載而關使金民部以潘君指婁趣之時公轉北盤桓未進余又當爲蒼生勸駕安可以省咎故而緩于諾責耶夫金陵爲高帝豐鎬南北襟喉鎖鑰所寄况東方用兵倭夷未靖天子拊髀勤思頗牧中外戒嚴而

留都爲根本重地陵寢在焉惟是防禦控制爲兢兢而大司馬周公移疾之疏前後六七上公攝部事幾三之二日夜焦心而圖蒿目而籌招來豪傑經營兵食修葺城隍搜羅材武凡桑土綢繆之計無不具辦卽江淮吳浙閩廣半壁之天下倚公爲長城折衝萬里海波晏如此雖諸當事者同心所致而公功不其多與公嘗語余開府閩中時巧用間諜鈎致倭情比至白下而其人自海外間關報命關清諸酋情形爲余剖

析如數一二別白黑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久矣倘以東事委公結局豈至今日余以此嘆服公真有用之學也公論學以敬爲宗持身如處女對僕妾如嚴賓又處懷坦夷期物平恕積有由來門墻如春萬彙滋植至觸事機臨利害一語立割賁育不過蓋以濂洛之蘊籍兼管葛之才略公真其人矣今南北分岐黨形漸彰相詭相軋且流縉紳之毒而上意難挽相權幾失中使四出所在騷然于此時而居鼎足司喉舌視十年前難易相去不啻萬里公今入朝文武重任天子且虛懷而簡畀馬踟躕四顧遊刃衆虛挽回艱難以登之泰道公必有策余且爲天下賀公之進一留鑰之考績加恩又其細者耳是爲序

賀大中丞用齋劉公撫浙九年奏最序

我兩浙稱雄藩于天下西連饒信宣歙萬山之
所盤礴東南距海北枕蘇松方幅二千餘里曠
鹽諸盜滋蘖其間而不測之強倭負固海表以

乘我之不備故不能弛兵而又歲漕千艘以實
京師居恒可幸無事水旱之非時徵求之急肘
腋之間禍變且立致其勢必得一大臣有文武
材略威重素著者以鎮撫之消氛祲鞏疆隅以
釋至尊南顧之憂於是乎在嘉靖至今五十年
間來者十五六輩稱職與否班班可睹新安胡
司馬尤著胡公當倭事孔亟芟夷而枕藉之繫
致巨酋如縛小兒處浙八九年以久海波晏然
宜其至今頌功德不衰已胡公後四十餘年而

又得今任丘劉公公自郎銓部有清通簡要之
稱上神明察下尤急銓臣前後得譴去者非一
甚或空曹逐之惟公以稱職無害擢佐奉常尋
改僉都御史撫浙未四十也公初至屬有東事
徵兵天下公首應詔募萬人往資以餉卒破賊
凱旋受上賞久之言利者紛紛上甘其說礦稅
二使相繼出天下騷動齊魯秦晉間先後變起
而楚變尤劇至縛緹騎使者委之魚腹中主上
旰食易置大吏而後定而吾浙獨安則公所爲

蒿目經營其間而坐收曲突之功者不淺已夫
內璫亦人耳彼其心雖欲以利媚上兼以自肥
而是非利害故自晰也士大夫實以褊心客氣
臨之或因以爲名彼始囂然自外而恣其不肖
者之爲隄防一決末流無所不至微公將爲浙
患卽不如楚劇寧在齊秦下哉公爲人寬大詳
慎能斷大事處囂愈寂籌筭利害不遺毫髮尤
能約束文武吏令靡敢不飭保釐綏定之猷日
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蓋爛然東南人具耳

目之已至調停中使一節則公之心最苦而功
最高近在生靈遠在社稷而人所不知者無論
人不知卽司勳氏核公勞勩上之天子其及列
之乎代言者揚公盛美賁之綸誥其及舉之乎
故余嘗謂胡司馬靖倭之功顯顯則知者多劉
公調停中使之功隱隱則知者少兩公先後俱
有功于吾浙而公之功尤大則隱顯之較也於
是公在浙九年矣以僉都御史最者二以副都
御史最者一公兩尊人年逾八十天恩之錫申

重無已公念彩衣久虛請告再三而天子嘉公
功將大用之屢旨不許公旦暮徵矣吾浙不得
更留公矣時按臺吳公與公共有地方之寄以
公之慶爲慶而徵余文藉手焉敬爲序次之如
此

贈宮諭李君主考應天還朝序

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甲午之秋宮諭晉江李
君以上命來主應天鄉試宮允鄞縣周君副之
既竣事惟是南中廷采皆欣欣望見兩君顏色

而藉其教誨不啻如景星鳳凰乃少宰劉公而
下三四輩又以詞林之舊盍簪繼好情尤篤密
而余與焉故事兩主考當至大京兆先期徵文
以贈其行豫嘉事禮也余不敏當爲李君役夫
余於李君之相遭蓋多幸焉方癸未春君舉南
宮首聲振輦轂下而余時承乏場屋同事蘇君
禹實得君余得相從披誦其文擊節嘆賞幸一
已君登鼎甲入詞林余得以職事與賓筵之末
幸二又九年爲萬曆辛卯君受命典浙試余里

社弟子最有名者三四人俱獲薦余時從同年陸宮諭聯舟往武林遇君于語谿夜過舟中相勞苦且爲三四人獲薦者申謝次年三四人者俱成進士幸三無何余備員南成均所造進英髦最知名者約二十人而君遂拔其半幸四又以守南翰故稱瀛洲會主人自後屢佐賓筵陪嘯咏周君以寧家先行而君又數日留得展其驩洽幸五夫李君行誼文章一時師表天子知其端慎簡侍儲貳旦朝柄用而得以文衡爲南

服重又獨非茲士之幸哉余蓋先玩君試題已又披錄序與所錄之文而服君之識卓且遠也今天下士趨譎而文趨靡日甚一日如江河之不返而江南尤甚君所錄必依經守傳純粹雅正者而稍侈焉必抑其名甚且絀之矣品士則進繩尺而下跣弛議學則宗儒先而左百家談政則先根本而後補抹蓋以身爲衡而以行爲鐸彬彬然挽浮競而登之大雅始于越迄于吳楚之交俱江南也其先變乎諺云宮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睂四方且覆額夫江南
天下之宮中也江南變而天下有不翕然從之
者乎余謂李君再出而文體反正視宋代廬陵
氏之功不啻多矣又數年君之望益隆而養益
厚天子且進君黃扉參密議由茲而想今日南
中之役卽一遊歷一題咏一諧謔皆將藉爲故
事侈爲美談而余又得以蕪言污京兆之簡而
贈君行豈非幸之幸者歟謹序

贈水部二瞻黃公權稅還朝序

我國家兼設兩關於杭南稅竹木司空郎主之
北稅百貨南度支郎主之俱有定額當事者不
敢議多寡以及額爲賢方國家隆盛時商賈輻
湊材木菽錢唐而下卽以定額求之九牛一毛
上可利國而下不至病商雖甚不肖者或以其
額之餘自潤亦不稱急也邇年則稍異矣而潔
已奉公之吏又不時有平居無事猶不免有取
盈之憂歲一不登則國與商且交病矣而南關
爲尤甚蓋竹木之爲用視百貨稍緩民方炊骸

食子何暇治宮室而山林之中亦絕不聞斧斤
丁丁之聲使者晨坐堂皇門可羅爵卽桑孔持
籌安能造無米飯哉則丁亥戊子之交是已而
臨川黃公實蒞之黃公仁者也始至罷不急黜
冗胥剔牙蠹清舊逋凡所以恤商者細大之務
次第而舉商人初欲亾去者十九得公而復因
相顧涕泣曰公吾父母吾不難棄業而難棄公
于是商稅稍稍集矣公入則蒿目視事補苴惟
謹出見餓者則以胡餅啖之肩輿所向餓夫填

擁全活頗衆南關額稅積三月當得銀四千八
百兩公受事半歲所集僅三千一百兩零額虛
三之二公於是上疏自劾詳言關稅不能盈額
之故并耳目所歷饑荒死亡情狀曲折一一上
聞皇上改容嘉納下大司徒議以三歲帶征報
可嗣茲蠲租發粟之令屢下而公一言實啓之
余初覽公疏情迫語痛爲掩卷泣數行下則其
動至尊沛皇澤宜不偶然也所謂仁人之言其
利溥者非耶余謂公之忠賢加于潔已奉公之

上數等而不遇艱難如此時則公亦不過爲潔已奉公之吏止矣安所彰其忠賢令卓卓若此乎然則成公者時也亦公之不幸也余數從公遊熟公爲人與其議論悃悞平易所稱長者豈有意於加人者哉于是公受代有期商人某等德公甚行爲伐石昭公之烈曰吾儕小人實不能忘公而謂士大夫之知公而能言之者余其一也乃先索余文祖公之行嗟乎萬物不謝榮于春生亦不怨悴于秋殺人臣受命權利能權

有無多寡與年之上下以佐天子恤商惠民職也何德之見而令人不忘之若是有其任德豈無任怨公行矣其亦以余言爲然而共商之否耶黃公名某萬曆癸未進士江西之臨川人

賀左方伯念翁史公三載奏最序

今天下十三布政司卽元行中書省之職而我浙最爲雄藩天下相傳說猶曰十三省堂曰紫薇堂垂簾以聽一方之政此豈徒專轄錢糧出入已哉國初布政使多入爲尚書來者或由侍

郎內外通融體貌隆重而權不分有司畏彈受
約束惟謹以故方岳之政修而朝廷尊今則不
然左右使夷於三司抑首受成于撫按惟恐不
虔入計則伏謁吏部無異羣有司權分體輕雖
有賢者不易展布或入爲中丞大夫如登天上
循資而轉僅僅京兆卿寺獨考績褒封之典得
至三代齒于尚書侍郎差爲異耳嘉隆與萬曆
之初方面三品徙官多不及考得奏績天官氏
而當恩綸者十不能一中葉以來我皇上嘆惜

爵賞尤慎大吏天官氏所推多持不下間允其
副於資格不足程而吏道壅滯方面大官或至
四五年不徙而及考者多矣夫不憾積薪益勒
末路惟賢者爲然天下豈盡賢者則壅滯非吏
道之幸也然因及考而蒙恩三代豈非人臣之
大幸與我溧陽史公登進士與余同籍又同改
庶吉士讀書中秘相切磋者幾二年所習其爲
溫良慎默金玉君子已出爲給事中能舉其職
直聲振于朝循擢副使歷大叅憲使至方伯所

到俱有名績天幸徼福浙水而公以左使來自
辛丑六月覲事至今幾二年所通江西右使俸
則滿三年考矣先是冊立皇太子及加上皇太
后徽號覃恩內外吏公得封贈三代而奏最之
役相後亦不能滿葢公勞于外久矣維時礦
稅繁興勅使四出荆楚齊魯間幾至騷動天子
爲之旰食而我浙獨安當是食公餘庇而公帑
所儲前此或數十萬今所存不能十一公斤斤
持之量而後出以相支午幸不至匱乏苦心寔

多公自此當遂爲中丞大夫開府要地保釐一
面進之司喉舌調元氣以福天下竹帛爛焉此
區區浙藩寧足以久勞公哉余又憶從公讀中
秘者凡二十八人羣趨玉署不減登仙未幾星
散或出或處距今不三十年而在人間者不能
半之至現列仕版都崇階者又可指數也公忠
厚謙和有大臣之度如名岳大海萬族所托他
日遠到可券而俟豈特吾同館之光卽吾浙藩
爲公過化之地艷公而按其所歷此英英湖山

其借色于公又何如哉於是運倅霍君某府倅汪君某等念備公屬庇於公獨深謁余請曰子於公同年同館必習公微子一言不足爲公賀余唯唯乃受簡書其略以請教于公如此云

賀右藩伯范公奏最序

我皇上神明束下躬覽庶績內外大吏當遷拜以至百司敘轉士人選除疏上十九停格或間有所下以示不測以故備位一時者無徼倖速化之心而廉公守法之吏得以久于官而展其

用往藩臬大僚自三品以上治行高者多不逮考績而遷今考績者相踵矣其考績及格者得封贈其王父母父母若妻恩沾三代稱最難得今得之易矣皇上欲抑士大夫之進而反以伸賢者之用士大夫苦於進之難而恩反易于及親塞于此而通於彼蓋亦消息之理宜然歟始新都范公之以臬副臨吾浙也其公廉守法之聲業以振于未至而所轄爲杭嚴道杭爲會城物衆地大號最難理前後當事者率以寬養奸

而急之則民又靡所措手足公既視事勤撫摩
簡浮冗慎摘發遠請托以無私行無事宜其遊
刃而不告勞已擢參政他藩去在他藩久之復
擢臬長爲防海使者於吾浙往來駐節會城民
望其行騶喜相告曰此故杭嚴使者范公與防
海以固吾圉甚善安得遂開府於此爲吾民福
尤大而遠耶無幾何公擢右伯右故抗於左然
有商確無專成公坐堂皇精神指顧間裨益自
大蓋與左並重云又無幾何公則視篆矣藩政

故靡所不綜統而錢糧出納之役尤大而急當
事者或微有所點染吏緣爲奸一出入傾民
膏脂無筭公故嘗忿懣於此既柄事首加愆焉
以格爲出入其出也復以格爲先後羸縮上無
遙制旁落之累而下無夤緣瓜分之苦一日而
頌聲遍會城矣公故廉明公正守三尺惟謹保
善嫉惡比于慈母鷹鷂前後在浙逾十年所鄉
豪懾伏莫敢出氣而怯懦守文者恃公有以自
固嘗憶當湖張藩伯大忠身後羣奴漁其財幾

半而陳可學者尤肆且有隱惡宜膺顯誅而久
匿不出公以委新令王立出之坐以重辟人人
稱快海昌一貴人欲吞故徽州守故胡別業持
僞券從事醜使者受其牒下之錢唐公爲杭嚴
時業悉其事意不爲直貴人者奔走兩月沮喪
去別業竟無恙此二事余所目擊者其他廉正
不撓皆此類已公爲右伯數年屢推京卿不下
竟以二品滿三年考奏績司勳氏司勳氏列上
公治狀天子嘉之公得再進一階而公之王父

母父母若妻則以辛丑冊立覃恩贈封通奉大
夫夫人天章鸞誥輝映存歿矣於是公之屬郡
丞汪君某而下感公指使之恩而深慶抃之誼
將以束帛羊酒爲公賀迺授簡于余請一言藉
手夫余何言哉公之賢會城之民安之矣卽全
浙之民安之矣安之則惟恐其爲他藩奪與京
卿大官奪然而公之治行日積日高右伯之上
爲左左右伯之上爲中丞使者開府吾浙已矣
過此不能有公也公卽私吾浙如昔人之戀桐

鄉也者而天子之詔九卿三事之拜不能拒也夫九卿三事大官也上故難之而不輕拜今槐棘若干座且虛半焉上不無有輕視海內士大夫之心以爲此輩亦不足爲有無者耳使其知有廉明公正慎守三尺如范公其人也者將一歲九遷惟恐後何致停格不下日甚一日如今也哉余願今之士大夫皆勉爲廉明公正慎守三尺使朝廷藩臬間如公者不一二輩而止則上意可回廢官盡可補抑上或有媿心焉卽曠稅二役立可罷已遂授簡書之以請教于公且爲公賀公得無謙讓不居否

賀錢唐朱侯榮擢司封郎北上序

往天下邑令若郡司理治行高者銓部疏名以請得旨召赴闕下旣集加選焉上者爲給事中御史次者郎署備大司徒以下屬謂之行取蓋重典也然行取無進而郎銓部者蓋銓部郎以鄉置兩京洎直隸府各二大藩一小藩二而一令各得中正其鄉而總其衡于冢宰由來尚矣

銓郎有闕則去者各以其鄉薦所知合官評于鄉評乃得補有自內徙有從外擢其選途之清不但他郎署所不得齒而且出給舍御史上初入則郎司封或司勳以次歷考功文選而後進副正郎其閱四司亦如之京外官大計則考功正郎主之而文選正郎則尊之曰選君廷推內外大吏選君必預事歷八選而擢爲京卿銀臺四品蓋其流甚清其職至要且俛仰至大用亦甚華而捷矣邇者皇上神明察吏加茲擢拜停

止行取大吏臺諫十虛五六而尤兢兢于銓部一郎官闕令推宜補者四五輩惟上所用或一無所可而再推以示不測此時而得補銓郎所謂難之難者矣我朱侯楚人也楚故多才而侯之才尤大而神筮仕邯鄲不足展其才百之一而邑大治居二年以艱去服除補錢唐錢唐儷仁和當省會之繁委簿書期會參謁應酬大倍他巖邑前此令星出星入猾猾不休至吐哺掇洗沐以爲常希息肩一官如望歲而朱侯不然

朱侯視事見表得裏舉端識歸大事片語立斷
公庭之間寅入寅竟酉入酉竟無停宿者而得
以餘閒接士大夫必盡其意及課諸生月有常
期試文夕入晨出殿最批抹或至數十百言悉
中人隱他邑人士以文質者無虛日侯所批抹
不減邑士以故人人兢親侯然卒不得有所關
說催征無敢逾限有先限輸者令無造比鄉民
安堵無候伺敲朴之苦役于官者袖手而已蓋
侯之才卽十錢唐易之屠三年治行大著會楚

銓郎闕侯名在五而得旨我皇上真知人哉夫
侯在錢唐鄉士大夫之品格諸生之才行其有
逃於侯耳目之外者乎則其在銓部可知銓部
於天下人才清濁升沈之關而天下所由治亂
者也某故嘗事故太宰陸莊簡公而竊窺之見
其所接納甚勤而汲引後進甚切與賢者言嘗
至盡日繼之以夜不倦一人也聞其賢必證其
所以賢復就而訪其所賢疏名赫蹠出入懷袖
叅之伍之不盡不休不用不休如此者自郎署

至大卿自山林至執政四十年如一日此其心
何心而其人何人哉愚以爲必如此而後可謂
真銓部亦必如此而後可以報國也已仁和吳
侯等於侯有地方寅舊之契圖所以賀侯者而
授簡于某某山林迂朽幸被侯禮進一旦干旄
北發方切睽離之感故不能無所矢於侯况諸
大夫實命之乎乃爲述銓部之榮與居職之不
易而末以陸莊簡之孜孜人才者稱焉以爲侯
勗侯倘首肯愚言則重銓衡福國家非淺眇矣

賀於潛王侯三載奏最序

於潛邑于杭僻在萬山中介臨安之西富陽之
北主東西天目客至則邑侯必相聞備主賓禮
往余丁亥春始作天目遊回翔東之昭明寺西
之千丈巖約二旬餘竟不見地主而歸余旣行
而於潛某侯始覺怒僧不先報答之十劇邑畏
客闈人逢怒僻邑喜客寓僧坐筇非客有賢愚
其地然也余先未仕常願得山縣而治之無簿
書應接之勞而有文酒登臨之樂又不替其民

社之尊如於潛令所謂仙吏者非耶余遊天目後十五六年而崑山祥冶王侯來令茲邑王侯之大父方伯前山公諸父少京兆華松公朝列念山公俱名卿大夫世以清白相期尚侯故青出于藍又妙于才如干將莫邪卽埋土中其光萬丈而况出匣斗大邑何足煩牛刀廼侯下車則慨然深念曰仕患人負地何患地負人於是按邑之故而修之進其子弟而教之誠心所喻旬月顧化前此邑民多輕自戕以脅人而市斷

侯曰斷斷勸人歿曷若不斷後竟以衰息前此十年造冊或故爲稽停而弊日滋侯秉至公旬日就緒他如約束曠人調停稅法練丁壯以弭盜捐俸人以補課省勒耗之姦甦夫役之困祛城社之蠹惠政縷下未易指數邑之父老更相謂曰王侯吾父母也我饑我寒侯衣食之諸青衿稱弟子者更相謂曰王侯吾師帥也我蒙我滯侯啓迪之願侯之遠大祝侯之康強者百里之間頌聲翕如已又相與蹙額告曰侯爲吾邑

三年今當考績矣中丞直指上之銓部銓部上之天子天子嘉侯治行異擢垂至吾蕞爾小邑寧能久淹吾侯耶馮子曰吾於王侯而見今日之有循吏也吾於潛民之德王侯頌之憂之而見民心之淳且厚也始吾居南雍識王侯之從弟協康是少京兆華松先生子因習王侯家世嘆其貽謀之清白協康去歲以省王侯過潛便道謁^{立冊}及相見投余書以華松先生集一帙乞^入讀^化余卒業焉蓬山瑤圃寧滋凡卉哉余

他日再遊天目且以通家刺謁王侯罄賓主之歡必不避去續寓僧受筓故事也一笑時縣尉某君廣文某君某君諸生某某等將持束帛爲王侯賀而藉手於余言敬爲序次之如此

贈澄所陳使君受代還朝序

木於天地間齒于五材其利民生裕國計至切而爲物至巨長養于山林原隰廣莫之野而聚於通都大邑非商莫能通之通而不受之以節將惟力是視惟便是走機智生而爭亂作而通

者且終于塞先王知其然設關以譏之定額以
征之令不得恣往來而聽于官非止利其所入
以佐司農水衡一日之急陽攝利權陰戢亂萌
庶幾常通而不至於塞云爾計天下材木之饒
北則集大江而南則集錢唐集大江者居天下
十之八九故一稅于荆再稅于蕪湖而于法尤
寬其集錢唐者視大江不能五之一稅之杭足
矣杭之關二司空郎所主者曰南關法俱滿其
而代賢者之恩不能有餘而不肖者之怨不能

不足制實使然然不能奪羣商之是非於心而
掩恩怨於口以故君子畏之癸卯夏五月雲間
陳使君來雲間去武林三百里鄉士大夫質行
易於相聞陳君家風長者又才敏清白未至而
羣商跂踵望之曰是必能蘇我陳君既視事政
以寬爲劑稅以衷爲率不期取羸商者帖然樂
輸恐後木益大集比春至水涸木少或勸議加
而君守其寬自若晨起坐堂皇受事曲直和顏
聽之黠者不能逞辯啞者亦得伸辭反復勸諭

使人意消卽慈母拊赤子不盡於此往豪民以千章自雄者或阻山百計困商商不能難君受其牒爲移書所轄通治之豪失其蔽而商不抑往小賈受大賈役者或負母錢逸去不得問自君爲政逸者歸負者償矣往牙僧有所侵負榜責荷木相踵而無改君曰是無以恥之耳令書負且愆期者姓名于籤月朔望掣籤唱名商東牙西迺曲喻負者以限責償季終別其頑善而獎懲之畢償者有銀花朱幣之賞於是翕然改

行以後償爲媿矣往深山之民或伐木作室而仇者以告公差一出膏脂立盡君曰彼伐木作室未嘗通商豈在稅例咎而逐之已復代爲報稅君笑曰此故伐木作室而仇之者巧爲計耳復咎而逐之自是技窮而伐木作室者安然無恐矣城中水道淺涇如溝舟筏往來多阻君嚴其法令舟無重載魚貫而行木筏停滯有罰水道自此常通矣公署之在水口者慶豐關與橋之就圯者君皆出俸錢葺之不以煩公家他瑣

屑凡便于商民者無不勸爲之蓋余前後所得於商民之口者大都若此而不足盡陳君于關也關又不足盡陳君也始陳君之入境也以師之師見推首辱于旄焉坐定語心道故寬然長者長者而潔廉治辨誠而合之才其何難於關政哉蓋利權之所在其首善莫若清然易至于苛刻苛刻則下不附持已以冰霜而庇人以雨露君也兼之故宜商民之依依歸德不忍其去也哉今主上聖明一旦憬悟收回析利中涓海

內曠然保其生聚而又得人如陳君者共操天下之利權民力常寬而不盡以不失先王設關征商之雅意六府修玉燭調不可倚俟乎陳君往矣陳君才器通敏如利劍之割而本之以誠心其何施不可何官不效旆常在焉君其勗諸於是商某等德君無已業貌君像尸而祝之矣復走余乞文贈君之行余故樂書陳君之事使之彰灼令繼陳君而來者賢者式不肖者媿裨益關政不細則商民之意又不獨華陳君今日

之行也已迺受簡而序之如此



